

学校的理想装备

电子图书·学校专集

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

晚娘病毒

 **eBOOK**
网络资料 免费下载

晚娘病毒

作者：seba

1

黑漆漆的房间，映得天花板的绘画如星空。人工的星空，如许灿烂。

皓华静静的坐在电脑前，最后一次测试病毒发作的动画。

穿着黑色洋装若丧服，面目柔焦朦胧的女子，缓缓的在萤幕上跳着舞，所有的资源和程式在无法终止中毁灭消失，最后她跪伏于地，伸出雪白的双手，渐渐增生出同样雪白的羽毛，一点点，一点点的幻化成白鸟鼓翅隐没在萤幕中央，成为极远的一点...

被毁灭殆尽的纯黑萤幕中，缓缓浮出几个大字...

§晚娘病毒§

2009.09.09

“皓华！怎了！你的脸色好难看...”被母亲摇了一下，皓华才发现自己一头的汗。每逢艳夏，皓华总是难熬的。她不容易出汗，当然排热就不易，夏季热这种小儿才会闹的毛病，总是让她苦恼。

但是在福华这样舒适的空调下，居然还会如此，这就有点反常。

刚刚看见的...是什么？幻觉？她觉得自己体温又升高了。

“妈妈，我不舒服，可以早退吗？”看着女儿苍白的脸，应芬有些不忍，但是身为宴会的女主人，她不能离场。

“不打紧，我自己回去就好了。妈，掰。”她亲亲母亲芳香的脸颊。

应芬笑了笑，将她手指上白金喷沙的指环取下来，戴在皓华的无名指。“考上了台大法律...爸妈只是顾着忙，连庆祝都没给你庆祝...你不怪爸妈吧？”

皓华转动着平实无华的白金指环，爱不释手。指环的几颗纯净小钻细镶在指环内侧，母亲和她都喜欢这种内敛的净美。

“你们是最好的爸妈...不管多么忙，都尽可能的将我带在身边，我爱你们...”她又亲了亲母亲，离去。

到了门口，让炙热的暑气一蒸腾，不禁一晕，正好被人擦撞了下，居然跌到地上。

“小姐！要紧吗？”皓华用力甩甩头，想把昏晕的感觉甩掉。

“不要紧...”她抬头看着扶她的人，微微的一笑。

扶她的人失神了过去。虽然这种眼光从小到大看过不少，皓华还是含羞的红了脸，微微侧着脸，走了。

张镇岳失了魂魄的站着。那张抬起脸儿向他说话的少女，简直震撼了他的心扉。

美女见了这么多...明星...歌星...名女人...名模...但是却比不上这个少女的清艳。

楚楚的神情，定定的望着他，眉目如画，眸中自有宝光流转。雪白不足以形容她的娇细，晶莹也不仅仅是晶莹。

那样好模样，好气质。

“季常。”他唤着贴身秘书，“去查查她的来路。”镇岳已无主。

季季常恭敬的答应了声，对于精明干练的主子这样的失常，只是目不斜视。

整个宴会，镇岳都心神不属。

张镇岳年过五十，但是保养的很好，看起来不过近四十的壮年人。他旗下的集英集团以资讯业为主，蔚然成为国内最大的资讯团队，近年来都是资讯业的龙头。加上他鳏居已久，顿成最有身价的单身汉。

他尚有几房没有名分的妻室，也是公开的事实。撇去这层为难，奢想成为正室，甚至是侧室的名媛淑女、歌手艳星也不少。

他总是笑笑。既然不缺女人，也无须让名分卡着。但是让他这样志忑的女子，竟是个比自己小女儿差不多大的少女。

他沈默的呷口酒，看着今天的女主人，那眉目依稀相似那少女。

心里沈甸甸的。

季常...找到她了吗？

居然患得患失了起来。

2

回到家，皓华躺了一下午，醒来时日薄西山，夏天绚烂的晚霞烧红了半边的天空。

为了这天景，日日在路上奔波也值得，所以这些年，苏志辉带着妻女住在仰德大道，没有动过搬回台北的念头。

皓华哼着歌，起身要沐浴，电话响了。

“喂？”

“你好，苏小姐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敝姓李。今天下午我们在福华见过面...您被我们张先生撞到...”

皓华诧异起来，莫非掉了什么东西？怎会电话追到家里来？

“...张先生希望请您吃饭...”

没有掉东西？

“我对于你怎知道我的电话，兴趣会大一点。”皓华微微动气起来。

“如此清丽的小姐，不容易消失别人的印象。”

“不，谢谢你们张先生，我不陪酒。”

用力摔上电话。

隔天她陪同父母去参加公司尾牙，竟然又碰到了他。

递给她一张名片。“我是张先生的秘书。”季季常。

看着这位气质外貌皆出众的秘书，皓华心里有点可惜。

“到底张先生要什么？”皓华皱着眉心。

“吃饭。”

“不。”皓华一口回绝，“李先生，你还是考虑换个老板吧。你现在的样子像是在仲介。”

李季常被她逗笑，“你是想说，活像个皮条客？”

微侧着脸，皓华笑了起来，就像朵乍绽的芙蓉。

难怪张先生势在必得。

“我想，我父亲的企业会有许多您的发展空间。”第二次季常去送礼物，皓华请他进来坐时，微笑着对季常说。

季常微微挑着眉毛，“你不认识我的。”

“不是你才会做情报网阿。”皓华露出少女纯真的笑容。

这才发现小看了这个雪白的少女。她是早做准备，预备着掌接父亲的产业。

可惜了。

“感谢您的盛意，苏小姐。但是呢，君子不立危墙之下。”

“危墙？”皓华动容。

他将电话写在名片后面，“这是张先生的行动电话。也许你会需要。”

“我宁可要你的。”季常也笑笑的写上去。

看着这样温润如珍珠的美丽容颜，季常虽然不忍，却不动声色，“你会需要的。”

季常走了很久，皓华还是呆呆的坐在客厅。为了联考，很长一段时间，她不像以前会缠着爸爸听公司的事情。

应该只是多虑吧？季常只是唬着她...

一定是这样的...绝对是这样的。看着母亲疲惫但温和的容颜，皓华上前吻她的脸颊，将脸埋在她的胸前。

“怎啦？突然撒娇起来？”母亲笑着拥紧她，安心的香味环绕着安心的氛围。

皓华放开母亲，只是笑。母亲沐浴时，她为母亲最爱的玫瑰浇水。就像所有美好的夏天午后一样。

然后她听到一声惨叫。那声惨叫是那么的可怕哀绝，一直到现在，还常常在梦里听见而惊醒，冷汗涔涔。

穿着浴袍的母亲倒卧在地上，她和菲佣一起冲上前，掉在地上的话筒发出“喂？喂！！”的声音。

菲佣打电话叫救护车，扶着母亲，捡起话筒，“喂？”

“苏小姐！”父亲的秘书听见她的声音，哭了出来。跟她说了皓华不肯相信的事实。

全身的血液几乎全部抽离...

惊恐。

“总裁在洛杉矶仰药自尽了...现在性命垂危...”

望着躺在白被单下的父亲，只有点滴的声音微微的破除寂静。

母亲眼睛直勾勾的望着睡去的父亲，动也不动。

兵败如山倒。偌大的旭永就这么溃散，报纸几天财经的头版，都是崩溃的消息。

人人避之唯恐不及，皓华连要找个教她看报表的人都没有。她是天蝎座女子，生性带着顽固的坚毅。灾难时她不会躲避或哭泣，反而越挫越勇的

奋战。

坐在父亲办公室如山的报表中，她把手插进头发里，深呼吸。

对于一个高中刚毕业的小女生来说，这一切超过她的负荷。但是，她是不逃的。为了她爱的父母亲，她是逃不得的。

谁教我看懂就好。只要教我知道问题在哪就好。她想到李季常。

“你会需要的。”他的声音又响起。

是的，我现在很需要。她拨了电话，李季常用了最短的时间赶到。

让这几天看尽马脸的皓华甚感安慰。

“不要太高兴，我只是奉张先生的命令。”季常还是温和淡漠的说着。

“不打紧...只要您肯帮忙，我就很感激了...”皓华微微的欠了欠身。

这些天的折磨，皓华脸色苍白的让人怜惜。长长的睫毛在脸上落下阴影。

一起在报表中奋战，花了一整天的时间，皓华学会看报表。

旭永崩溃的理由很寻常。过度扩张的投资，资金调度过险，银根抽紧，大陆投资受困，经济不景气。

但是从长远的角度来看，旭永有超强的研发团队，而且旭永的业务行销向来做得不错。

问题出在财务上面。

知道能怎样？皓华趴在桌子上，就枕着季常帮她预估出来的数值。后面到底有几个零，皓华没有勇气去数。

“只要能吸引财团来投资，问题其实不大。这只是一时的周转不灵。但是令父的经营理念不应该再如此豪赌。”

以为皓华在哭，没想到，她睡着了。

季常将身上的大衣脱下来，披在皓华身上。淡淡的、薄镰刀似的月亮，透过窗帘照着她温润的脸。

默默的关上门，李季常知道，自己的任务快达成了。

听完季常的简报，张震岳默然许久。

“季常，你大约觉得我是卑鄙小人...为了得到她，将他们一家逼入绝路。”

“没事。张先生。就算您不出手，旭永也早就岌岌可危了。”季常依然恭敬如故。

震岳长长的叹了口气，挥挥手，让季常离去。

疏落的树影筛月影哪...那芙蓉般的少女，做着什么样的梦？震岳的心里，为了无法得到，痛楚着。

苏皓华...皓华。震岳默默的望着深蓝的天空。

睡醒的皓华，一时不知道自己在哪里。夜深了，满室薄弱的光华。

这才悲悲切切的哭了起来。对着一室杂乱的报表帐册。

蹒跚的开了车回家，父母疲惫的睡着，她坐下愣愣的看着他们。就这样倒了？就这样？我什么事情都做不到吗？

“你会需要的...”皓华再看一遍季常给她的名片。

第二天，她拨电话给季常。

“你说对了。我是需要。”

约了见面，她穿了一身黑，哀戚的像是丧服。但是映得她肤白赛雪，唇若涂朱，虽然她根本没化妆。

张震岳霎那间无法呼吸，原来清艳...所谓清艳...原来就是这种样子。

他的眼睛没有离开过皓华，虽然皓华总是怯怯的望着地板。

“苏小姐，试试，这家的牛柳是有名的。”季常打破尴尬的沈默，替皓华夹菜。

皓华感激的看了他一眼，而季常也开始跟她聊些话，张震岳等撼然的感觉略去，也加入交谈，一餐饭居然吃得颇不寂寞。

看着她微微的笑靥，震岳有点晕眩，他不舍的向季常示意，托辞离去。季常知道自己的该上场了。

“苏小姐，决定了吗？不过是一两夜...你会得到你要的...”季常和蔼的说，但是听在皓华的耳里不啻像上断头台的讯息。

昨夜的决心，朝露般蒸发无痕迹，饶是强自镇定，皓华仍是抖个不停。

清清嗓子，皓华说：“我...”

满室焦急的兜圈子，张震岳全然的方寸大乱。若是她坚持不肯，怎么办？张震岳发现自己庞大的财富，敌不过一个少女的摇头。

真是令人心碎。此刻他才发现，自己拥有的，不过是钱罢了。

季常终于走进来，“怎样？皓...苏小姐怎说？价码她同意吗？”他安然的态度没有一丝改变，但是他的眼底，却出现微微的诧异。

“她不同意。她说，就算得到了这笔周转金，公司的危机根本是杯水车薪。财务上的炸弹，不过是延后引爆而已。”

多聪慧的女孩子！这么的年纪，就想得到这样的事情！震岳作声不得。他的确准备等皓华得到的资金耗费殆尽后，不费吹灰的得到旭永。顺便将走投无路的皓华，占下来。

被识破了手脚，震岳也慌了，这个商场打滚的险恶商人，却因为皓华的美貌，失去了平时的精明。

“她要什么？加码？”

季常迟疑了一下子，还没从刚听到的诧异中恢复过来。

“不，她要结婚。正式的结婚。”

4

“结婚？”震岳喃喃着。

“张先生...”季常想说话，震岳喝住他，“闭嘴！我自己有主张！”

从来不曾见过老板如此失态的李季常，只是默默的退下。

结婚？当然。她好歹也是世家小姐，难道要她沦落到变成别人的情妇？

当然，震岳可以不用她，反正旭永的情形已经越来越恶劣了，只要搁置不管，等漏洞大到不可收拾，集英集团就可轻轻松松的介入，甚至可以不费吹灰之力的得到皓华。

她是不得不到我手上来的。结婚...

但是...震岳却不自禁的想看...想看美丽的皓华穿着婚纱的样子。

张震岳是第二代企业家，身为次子的他，从父亲的手里得到了最不起眼的集英，谁也不看好他的未来。

但他却凭着先天的才华和手腕，将原本保守封闭的集英集团，转型成

今天的资讯产业龙头，费下无穷苦心和时间，让他从来没有玩乐的时间。

对的，他从来没有真正的有过自己的嗜好和爱恋。

他的元配是柏菁集团的三小姐陈文鸢，震岳还在念大学时就定了这门亲事，一毕业就结婚，生子。

对于软弱温柔的文鸢，震岳没有什么不满，会纳淑真作侧室也不是因为讨厌文鸢；那时集团遇到极大的危机，而淑真为他鞠躬尽瘁，他不能不犒赏她。

震岳需要淑真这个左右手。虽然说，将她娶进门之后，淑真的兴趣就从商场转移到子女和家庭，但是她和文鸢相处的很好，又将复杂的张家人际处理的井井有条，让他没有后顾之忧，震岳一直觉得没有白犒赏了人。

至于玄玲，他喜欢聪慧的人。而且身为影后的她，的确是有魅力的。既然玄玲这样倾心，这样刻意的接近他，震岳也就无可无不可的把她当成一件收藏品，放在家里，供养起来。

淑真生了个男孩子，玄玲生了两个，却不曾以母为贵的骄矜。震岳是公平的。

他的女人向来懂事。当中或有傻得以为可以控制他的女人点缀，他也用那种无可无不可的态度，让季常将她们打发了。

但是...他第一次，这么强烈的爱恋一个少女。

她的婚纱...一定得用珍珠作才行。

然后...在满月的时候举行婚礼。他望着天边渐渐满盈的月亮，想着。

许久前...他还在台大念书时...大四那年的暑假，每天，他和一只黑色的凤蝶约会。

夏天的月夜，不应该出现的黑色凤蝶，会带着蝶翅上明显的艳红，飞过他的窗前。蝶身让月光打上层珍珠白，缓缓的飞动着。那种目眩神移的美丽。

在紧迫功课和家族诡谲压力下，只有那只美丽的凤蝶，常常在他心里飞舞。

秋霜尽去，凤蝶不见踪影。他向来拒绝相信，生物系的那只凤蝶标本，就是他夜里的蝴蝶夫人。

秋霜将至...皓华也将沦落不知何往。

他握紧拳头。

“季常，同意她的条件。”震岳不看他，神情倔强严肃。

他只是恭敬的回了声是。

季常的吃惊，却只有一点点。

是的，皓华绝对不会屈居侧室的。她还是个雪白稚嫩的小女孩，就算要贩卖自己，她也希望将自己卖在婚姻下面。

但是...季常的心里也跟着沉重起来。

眼见夏天这么艳丽，旋踵萧飒的秋天将降临，冬天...今年对芙蓉般的皓华来说，将是最寒冷的时刻。

芙蓉将凋，莫之如何。

他拨电话给皓华，“苏小姐...”

直到婚礼的前三个礼拜，母亲才知道皓华要嫁了。

但是父母都默默的流泪而已，却无力阻止，皓华也只是沈默。

直到要嫁的前一个晚上，她走进父亲的房间，静静的坐在父亲跟前。父女俩千言万语，只是说不出话来。

“爸爸，”皓华终于出声，“请您振作。”

志辉痛哭起来，“皓华，这件婚事算了吧！”

她也哭了起来，“不成的，爸爸。我们总得有路走去。我怎能看着这个家这么颓唐下去？我爱你，也爱妈妈。爸爸。”

志辉也只能抱着皓华哭泣，门外应芬早已泣不成声。

穿上新嫁衣的皓华，清艳绝丽，脸上的哀然，只让她看来格外的楚楚动人。

我的女儿...志辉想起皓华出生的时候，就不像寻常婴儿皱脸似小猴儿，如天使般粉嫩...

那种珍珠白，让他想起月光。所以起了个和月亮有关的名字。皓皓月华。

看着她坐，看着她笑，看着她渐渐会走，看着她会跑会跳。渐渐留长她乌黑的头发，看着她背起书包上学，看着她笑盈盈的拿出成绩单。粉嫩的温柔着，这样安心单纯的拥抱着他，那浑圆的手臂...皓华...

这样用心疼爱怜惜的小女儿...居然为了这个家，为了他愚昧的激进，必须嫁给那个老狐狸...

张震岳已经五十五岁了...居然妄想他美丽的皓华...

志辉恨恨的扶住哭倒在地的妻子。皓华...

像是听见父亲的忿恨，坐在车子里的皓华，脸孔惨白的望着家门。她固执的挺直了背，将自己凝成霜雪铸造成的人儿。

这种霜雪感，在礼堂时，更加强烈。

张震岳发现皓华的父母缺席时，已经不大高兴，发现皓华紧紧绷着脸，更是生气。

他靠近皓华，“若是不想嫁，很可以终止这场婚礼。这是你的选择。”

皓华直勾勾的看着红毯，觉得眼前模糊，火红的毯炭热起来。

我有退路么？她凄然一笑。为了这凄迷的笑容，震岳的不快直入九霄云外。对着皓华出神。

芙蓉初绽哪...你怎能对着粉嫩的她生气？

带着雪白手套的皓华，将手轻轻的搭在震岳的臂弯里。

在礼堂的“喜”字面前宣誓，她签下了自己的卖身契。

是夜，没有抵抗的，皓华成了妇人。没有想像中的痛，也没有流泪。但是震岳心满意足的睡去时，她却望着天花板粼粼的水光，没有睡去。

从此，恶性失眠就在每个震岳和她睡在一起的夜里，悄悄来袭。

对的，她原本害怕的震岳，其实并没有成为她苦痛的来源，震岳很忙，他得到了心目中的芙蓉花，高高兴兴的把皓华供奉在金碧辉煌的家里，便继续去为了事业奋斗。

留下她独自和复杂的家人在一起。

皓华的父亲极爱妻儿。志辉原本就是二姨太的孩子，对于大家族那种争权和淫乱深深厌恶，所以自己有了家庭之后，自律甚严，皓华生活在正常的家庭，连叔伯家大妻小妾的复杂，都很少听到。

骤然和震岳家里姨太太、比自己大的儿女生活在一起，皓华的恐惧感简直到达了极点。

刚开头几天，她把自己锁在房间里。缩在墙角，整天的坐着。

但是这种态度，却惹烦了淑真。

淑真对于震岳的女人，早就免疫了，但是震岳的女人大都是知所进退，通情达理的角色。不管震岳会宠爱多久，她们总会尊重一下这个家实质的女主人，像皓华这样缩着躲着，摆明了瞧她不起的态度，让她忿忿不平。

一个粉嫩的小孩子罢了。居然越过我的头当了主母？这些年来，淑真为了这个家尽心尽力，虽然不奢望震岳娶她，但是自从文鸢过世后，多少心里总是有点盼望的。没想到居然让个小女孩...还比自己儿子小的女孩...打碎了这梦，这叫她怎忍得？

她开始托病，将家务都丢给皓华。

同样的忿恨虽然也存在在玄玲的心里，但是她很懂得自己的分寸。

论才能，她不如淑真，所以她对淑真向来曲意奉承；现在，论容貌，她不如皓华，更何况皓华是震岳明媒正娶的妻子。

她忍。表面上，她温厚柔和，反而帮着皓华张罗，私底下，总是有意无意的抱怨给自己的儿女听。

儿子邵容向来漠不关心，但是女儿邵晰就不同了。

生邵晰那年，正好震岳的集团改革成功，从此奠定了资讯业龙头的地位，震岳认为是这小女儿带来的好运，分外另眼看待，长大起来，邵晰聪明敏捷，长像又好，震岳更是疼爱不已。

没想到母亲没有扶正，父亲居然又娶了个和自己同年的女孩子，除了为母亲不平外，更为了父亲的疼爱被占据...

对皓华，她的厌恶，不止一点点。

皓华就在这种敌意的环境下，开始接手张家繁复的家务。

她从来不知道，一个家庭会有那么多的帖子，也不知道，一年三百六十五天，几乎整个张氏家族天天有人生日，也天天有人死和出生。加上震岳在生意上的伙伴和人际网...还有家族成员的姻亲...

皓华几次在帐册前落泪。

邵晰不放过她，总是冷嘲热讽，有回她为了订不到饭店食不下咽时，邵晰就嘲讽的说，“唷，怎？我们王妈的手艺让太太你吃不下？王妈，把菜拿走，看你煮这啥？你以为太太和我们这种粗人同样肚肠？”

王妈真的把菜收走。

家里的佣人皓华使唤不动，连司机都不听她的。淑真恶意的照会过了，她连办宴会的场地都被百般刁难，若不是她打电话回家求救，让父亲去摆平，她连震岳的生日会场地都没有。

“有个好父亲还真不错哪。”邵晰窃听她的电话，“只是我们张家的事情，几时轮到苏家多嘴了？”她沈了脸，“你当这主母怎当的？”

皓华不知道该怎回答，只是怔怔的落下泪。

“哎唷，你欺负我还哭？妈？太太欺负我，还哭在我前头！”邵晰哭叫的喊起来。

皓华只能匆匆的奔回房间。

晚上，震岳脸色不豫的走进来，“你凶邵晰？”

“我没有。”皓华将脸转过去，青着脸。

“没有她会造谣吗？”震岳的声音提高了，但是看到她盈盈欲涕，心又软了下来，“你们年纪相当，难免有口角。我娶了你，没给她的母亲名分，小邵晰心里当然会有点儿不快了，就算她嘴巴比较不饶人，你也不该和她计较。”

皓华转过去哭泣，让震岳生气起来，“哭哭哭！哭得烦透人！”

震岳到玄玲房间过夜，第二天又到淑真房里去，赌气好几夜不回房。

不过，皓华倒是因此得了几天好眠，让自己冷静下来，把震岳的生日宴会安排好。

震岳五十五岁的生日宴会...终于在忙乱中敲定了。皓华不管别人怎说，从父亲那边调派人手过来帮她，将整个宴会的接待等事项确定，宴会场地也没问题。

但是到了当天...原本饭店答应她的大厅，居然拨给了党常委，另外给了她三个小厅。

勉强打通了两个小厅，第三个实在不能打穿砖墙，于是那个小厅开了四桌，而玄玲和邵晰的桌被分配到那里。

还没闹清楚为了什么会如此的皓华，已经让愤怒的邵晰，泼了一脸的香槟，场面乱成一团。

邵晰怒骂着，玄玲在哭，而震岳只能铁青着脸，一言不发的想离开会场。

皓华眼泪在眼眶里打转，正要跟饭店交涉，被邵晰拽住痛骂，临界点崩溃的她，想也没想的刮了邵晰一个耳光。

震岳看见了邵晰被打，他也怒还了皓华一个耳光。

这个耳光让皓华昏了一昏。从小到大，她让父母亲宠爱着，让师长同学宠爱着，连大声都没人对她大声，现在...

居然结结实实的挨了一下。这一下，就像是打碎了她的自尊般，羞愧、愤怒、哀伤、怨恨，狂暴的在胸口翻涌。

她冲了出去，没有目的的狂奔。笔直的跑到电梯口，正好被季常抓住。

“快进来！”季常对她喝道。

泪眼婆娑的皓华，看见这个将她推入火坑的恶魔，眼睛几乎喷出火，她冲进电梯，对着他一阵打。

季常没管她，按了顶楼，任皓华打到手软，颓然的倚着镜子痛哭，他还是不说话。

“如果打够了，请不要靠近我，我讨厌女人。”季常的声音冷冰冰的，“这也是为了你好，若是和我的名字一起出现绯闻，你永无翻身之地了。”

“我不在乎！我什么都不在乎了...我永远也好不起来了...”皓华声嘶力竭的叫着...眼泪不停的涌出来。

季常将皓华抓出电梯，他的力气那么大，大到捏痛了皓华的手臂。

“听着！这一切，都是你自己的选择。”顶楼的风极大，皓华禁不住的打了个寒颤，“看！你如果无法承受自己的选择，可以跳下去！”皓华看着下面如织灿烂的车河，绚丽的闪烁的红尘。

跳下去？皓华看着季常，眼泪也停了。

“对。跳下去。”季常松了手，退后两步，将衣服整了整，拿出烟盒，“反正你受不了，反正你输了。至于你的父母...你若死了，也就不管他们了。”

趴在顶楼的栏杆，长长的头发让天风扰得纷乱。

“这是你的赌注，不是吗？你拿你的一生来赌，赌苏家的兴衰，不是吗？你不是有这种觉悟吗？你会调查我的背景，你不会告诉我，你完全不知情的嫁进来吧？”

眼泪横过皓华的脸，她抬头看着欲圆不圆的月，“我知情。”

“你要认输？你的气魄哪里去了？”

气魄？我不要气魄。皓华软软的滑坐在地上，浓黑的头发蜷曲的在地上蜿蜒，声嘶力竭的哭叫着，将这些日子的苦痛一起释放。

季常温柔的拭去她脸上的泪，抱住她，“我帮你，所以，你要振作起来。”他望着宝蓝色丝绒般的天空，有着丝丝的云彩飞过，“这不是为了你，而是为了我的主人...”

他直勾勾的看着皓华，“我讨厌女人...但是这世界上，我也只爱着一个人...而那个人爱你。”

皓华全身的血液几乎凝固了。“你...你...季常...”

“对的，我爱你的丈夫，震岳。”他的眼中出现疯狂而清醒的光芒，“我不能叫他名字，要不然就会泄漏了我的爱意。”

她仔细看着季常英俊而没有表情的脸，不能明白听见了什么。

“他没有爱过人。你是第一个。我不能...让他失望。你也不可以让他失望。”季常轻轻掠掠她黏在脸上的发丝，“不要哭了，他会心痛的...虽然他打了你，但是...我知道...”很温柔的，季常用洁白的手帕擦着皓华的脸。

“你真美。我很高兴...震岳...爱的是你...那两个贱女人根本不配他！”季常的脸孔阴沈下来，“我不准别人伤害震岳，那两个贱女人逼死过震岳的宠物...以为我不知道吗？”

“震岳...其实再婚过。那两个贱女人不知道用了什么方法...让震岳喜欢的宠物自杀了...趁我跟震岳出国的时候...”

他的眼光飘忽起来，皓华忘了自己的眼泪，看着这个疯狂的人，奇怪的，她居然不害怕。

比起张家那些恶意的所谓亲戚儿女，这个为了无望的爱痛苦焚烧的男人，反而让她感到有依靠。

“为什么...要告诉我这些？”皓华轻轻扶着他的上臂，怯怯的。

向下看着皓华无瑕的容颜，因为...我愿我是你...因为...“因为你是这样好相貌，我不忍得。”他凄然一笑，“感谢你的父母吧！你美丽的容颜和微笑，将是你最大的利器。”

突然，季常紧紧的抱住她，我愿是你...我愿是你阿？

谁也不能伤害我的分身...季常冷静下来...疯狂的冷静。

谁也不能。

没有挣扎的皓华，也看着微缺的月亮。

“帮我忙...季常。教我怎么做...”她对季常露出微笑。恍惚的，冷冷的微笑。

不，我不会跳下去。真该跳下去的人，不该是我。对吧？

季常将她送到电梯口，皓华求救似的看着他。

“不行。皓华。你自己的战争，要自己去面对。”他的面孔那样的无情，

“我若跟你走在一起，只是让你变成箭靶而已。”

看着电梯门渐渐合起来，唯一可以依赖的季常消失在合拢的门缝，皓华慌张的心跳声，自己都听得见。

没事的。她对着自己说，不会有事的。

整个会场零零乱乱，客人不知该留该走，宴不成宴，席不成席。皓华只想转身逃去时，听到有人讪笑的提到父母亲的名字。

这一刻，她深深的吸了一口气。我是...我是苏家的女儿。

她走上原本祝寿用小舞台，原本有些颤抖的皓华。害怕到了绝顶，反而无感了。

不过都是些人罢了。

“各位来宾...我是张先生的妻子...苏皓华...感谢各位拨冗参加，因为临时出了点状况，皓华疏于处理...增添各位的麻烦...请...请用餐点，皓华...皓华...”她讷讷不成言，眼泪潸然而下，用着白玉般的手蒙着嘴，惊人的貌美镇慑了混乱的场面。

整个会场悄悄，只听到皓华轻轻的啜泣声。

略略平静后，“请用餐。”原本当笑话看的宾客，反而同情起这个年纪尚轻，温柔貌美的张家主母。

“苏志辉怎忍得让女儿嫁给张老头？”有宾客这样喟叹着，“这样好相貌的女儿，这样好性子。”

浑然忘了皓华先动手打了邵晰，倒是有几个太太怜惜的拉了皓华来，往着她浮肿着的脸颊敷药。

皓华没想到能受这般善意，耳边回响着季常的话。

“你下去后，把宴会继续下去。”

“不。”她害怕的只想赶紧逃回苏家。

“听着，”季常抓着她，“宴会是你搞砸的，你要承认错误。对于承认错误的美女，人们是不会太计较的。”

“我不敢！”

“你一定要敢。”季常帮她把纷乱头发梳开，整理她的衣服，“放心...适度的示弱吧...”他的眼神转温柔，“真的，你要善用你的美貌...这是你最好的武器...谁能抵抗你的一颦一笑？去吧...去认错吧...用你的美貌征服他们...”

我被原谅，因为我像个精致的娃娃被玩赏？眼泪从紧闭的眼睛缓缓流下来，以为弄痛她的太太们更加心疼。

“哎呀！，震岳那死孩子...这样子的打重...乖...不疼不疼...”

“不要怕，这次呢，是邓淑真欺负着你，真是不知道轻重，自己什么身分，敢压过太太的头上去！她就欺你年轻！”一个有些年纪，颇感骄傲的中年太太，揽着皓华，骂着。

皓华记得震岳介绍过，要她叫舅妈。

“我看那个林玄玲也有份。看她那妖妖调调的狐狸样！”

“不哭不哭，舅妈给你出气。”

出完气呢？我还在得在那个家生活下去。

“倒底是我不好。”皓华终于出声，“舅妈。”

听她这么回答，大舅妈的心都融化了。

她自己几个孩子都顽劣不堪，皓华这样温顺懂事，很投她的缘。

当然，皓华好相貌，让人看了就爱，也是主因之一。

勉强把宴会开完，婉拒了大舅妈的好意，她执意坐张家的车回去。

大舅妈怜她，给了她名片，“将来淑真刁难你，直接跟我说就是了。知道吗？”

她凄苦的点点头。

回到家，家里的气氛简直跌到冰点。

“唷！你还有脸回来阿？丢我们家的脸还丢不够吗？”邵晰冲上来对着她吼。

原本背着她的皓华，突然转过头来，眼睛霜芒吞吐，那种杀意连任性妄为的邵晰都害怕。

“你...你想干嘛...”邵晰声音渐渐低微，不停的后退。

“张先生呢？”她的语气还是那么轻柔，眼睛却凝着霜雪。

邵晰觉得自己终于可以反弹了，“爸爸在我妈妈的房里，怎样？”她得意的笑了起来，“你真以为我爸爱上你阿？他最爱的人，还是我妈啦，怎样？”

定定的看了会儿邵晰，皓华突然笑了起来。笑容如许欢快。

“是吗？”皓华扣了玄玲的房门。

玄玲看见她居然来叩门，不禁意外，“震岳睡了。”

“我只跟他说句话。”皓华按住玄玲要关拢的房门。

“他睡了。”玄玲微微笑。

不让她把门关上，皓华对着门里说，“张先生...震岳。我想，你还没睡。不能给我一个解释道歉的机会吗？”

“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”他发怒的脸笼在阴影里。

皓华将脸抬起来，给了他一个温柔的微笑，然后扑进他的怀里，轻轻的说，“对不起...这次我搞砸了...”

震岳的心脏猛烈的跳了起来。轻轻拥着皓华，恐怕她的亲昵只是一个梦。也许他真正发怒的是，皓华居然不知道来跟他求助...

皓华若跟他求助，他是连天上的月亮都愿意允诺的。

“可以原谅我吗？”皓华的声音发着抖，闭上眼睛，不敢看自己的样子。只有残留在眼底，邵晰和玄玲的怒气，让她愉快点。

听着震岳的呼吸声，她又失眠了。

季常是对的。她再写了一次道歉信和邀请函，重办了生日宴会，这次季常暗暗助力，明里又求了大舅妈。

一袭素白洋装，挽着乌黑长发的皓华，在会场穿梭着，她照着季常的吩咐，旁人赞她宴会成功时，将功劳归诸于淑真。

“不是淑真姐，我怎能办得了这么大的宴会？”皓华总是笑着说。

旁人将话传到淑真耳底，她心里打翻了五味瓶似的。

“我可不敢居这个功。”淑真逮到跟皓华单独相处的时间，酸溜溜的说。

“淑真姐。”皓华露出她温柔的笑容，连淑真都看得一呆，“你怎这么说呢？若不是您往年打下来的基础，我要办宴会，怎能得到这么多的资源？我是什么都不懂的...上次还惹得震岳那么生气...”

皓华笑笑的扶着淑真，“老实说...我真的什么都不会...您若身体好些，还是要劳烦您的...我的脑子笨，处理不来这些复杂...就好比这菜单吧，我还真不知道差别在哪...”

淑真放下心来，这小女孩没打算抢她的地位呢。她开始滔滔不绝的聊起菜单和宴客，皓华含笑着听。

季常这样跟皓华说，“淑真要家里的权，那就给她好了。你抢这种权是没用的。你应该创造自己不可或缺的价值，不会被淘汰的价值。过世的太太文鸢，她的长子摆明是旭永的接班人，她本人又是柏菁集团的小姐。二太太不中用了，三太太又有了邵晰这个震岳宠爱的女儿，但是...”

他重重的对着皓华说，“你的价值却只有美貌...你的美貌能捱过三十不凋谢吗？你要以子为贵...恐怕震岳已经不希罕小孩了...这短短十年，能不能创造自己的价值，就得看你自己的了...”

我的价值？我连大学都还没念，我能有什么价值呢？

“震岳...”他总是喜欢听皓华怯怯的声音，和她美丽得有点哀伤的容颜相配极了。

“嗯？”

“我想去念书...念大学...”

“你已经是旭永集团的夫人了，还念什么书呢？”

“但是我想帮你的忙呀...”

“帮我的忙？”震岳将她揽在怀里，亲吻着她的颈子，怕痒的皓华不停的躲。

“要不你去公司...”皓华咬着嘴唇，说呀！“我很无聊...我也想去上班...”

“那我给你个办公室，不要去念书。”大学多的是饿狼般的年轻人，他放不下心。

“...我想当你的左右手，不想当花瓶...”皓华将脸别过去。

你怎么会是花瓶？你是芙蓉，应当好好的供养才对。

但是因为溺爱，他还是答应了。

原本被拘束得动弹不得的皓华，骤然到了学校，少了令人窒息的人际关系，她终于自发的笑了起来，不须伪装。

她和直属学长感情最好，直属学长不觉得这个嫁入豪门的学妹有什么奇特的，她那魅惑人的美貌也只是美貌而已。和学长一起聊天研究功课，让憧憬成为律师的皓华，充满了对未来的勇气。

若不是学长莫名其妙的出了车祸，之后和她比较要好的几个异性同学也被毒打或出意外，她愉快的大学生活会继续下去。

她忿恨的跑去抓着质问季常，“是不是你干的？是不是张震岳要你干的！？”

“皓华，如果你不想增加不幸的人的话，最好把自己封印起来。”他的眼睛似冰赛霜。

第二天，就听说了季常被抢劫，还被打断了一只手骨。

连季常也...连季常...

我被监视着？我这辈子就这样被监视着？

好几天不吃不喝，皓华整天昏睡着。震岳很是忧心，但是也只吩咐大夫替她打点滴。

到了第五天，迷迷糊糊的，发现有人在摇她。

“季常？”虚弱的坐不起来，她只会默默流泪。

“我没事。”他沈默的拿了一张纸给她，“这是一个BBS站的IP和我的帐号。我还是在的...我说过，要保护你。我是说到做到的。”

“我不要被监视。”她闭上眼，只想快快死掉。

“只要你能取信震岳，他就不会监视你了...不要输了...你若不振作，我冒死前来又有什么意义呢？”

“想想你的父母。”

“你可能会被打断另一只手骨。”她哭着跟季常说。

“可见震岳多爱你。”我得不到的爱恋，也希望我喜欢的替身会得到。

连死都不能么？她唤了人，喝了几天来的第一口稀粥。

这粥...用胆汁熬的吗？为什么吃起来苦味这么重...

还是混了我无奈的泪水...的缘故？

她哭着吃完了整碗的稀饭。

7

皓华痊愈后，原本罕有的笑容，变得完全消失了。

每天去上学，除了女性的同学还偶而交谈个几句，对于男同学，简直避之唯恐不及。

粉嫩的，像是初春三月的容颜，却笼着暮冬哀伤的严霜，让皓华看起来，分外的美，也分外的令人怜惜。

但是也只能远远的看着吧。

在这种自闭的简直窒息的环境，只有捏着季常给她的，写着I P的小纸条，她才会稍稍的喘口气。

但是，她要怎上B B S呢？皓华对于B B S的概念只知道用电脑连的而已。

皓华连电脑都没有。

她想了想，跟震岳要了部电脑。

“电脑？”震岳抱着皓华纤细的腰，迷醉在她少女的香氛中。

“打作业要用。而且...”露出皓华特有的，凄迷的微笑，“我希望...对电脑多点认识，将来能帮你的忙。”

怜爱的看着皓华，震岳从来不认为美丽的皓华除了美丽外还能做什么，无可无不可的，他要工程师送了部梦幻等级的电脑来。

是很好。但是翻遍了手册，找不到怎样连上B B S。到了书店，发现自己一点电脑常识都不懂的，想上B B S，简直是妄想。

我不能去问谁。若是问了谁...可能连最后的求救管道都断了...

长期的精神压力，使得皓华的失眠日益严重，她越来越瘦，看起来越发可怜。

孤零零的，站在广大的书店当中，怔着。

“喵。”她回过神来，看见浑身银灰白的猫，坐在开架的书上对着她叫。轻轻摸摸它的头，猫满意的眯起眼睛，喉咙发出咕噜噜的声音。

“猫猫，过来！”猫的主人叫着，书店里有些人围着，小型的签名会。那只银白的猫，不大甘愿的盖了掌印，在一本本的等待签名的书当中。

为了促销，什么花招都使了出来？看着封面和猫猫完全不同的波斯，皓华笑了起来，为了猫的可爱掌印，她也买了一本。

“银猫猫的网路天空”。猫也会玩B B S？她苦笑起来。

我是人，但是我不会。看到第二章，她怔住了。

就这样学会了怎样上 B B S。一只猫的教导。

所以，当她刚学会制作病毒的时候，发作的动画，就从一只银色的猫开始。这是再过不久之后的事情。

8

在那个特别的，需要密码的小站，终于找到了季常。每晚十点，季常会记得跟她聊上几句，要不，也会留封信给她。

震岳不是每晚都睡在皓华的房里的。他其实更喜欢独眠。大部分的时候，他会歇在自己的房里。这让皓华轻松许多，失眠的现象也就不再那么严重。

那时她打字，一分钟只有五六个，但是皓华勤劳。她很认真的练习，有时季常不在站上的夜晚，她也会在站上晃晃。

季常的 ID 叫 tear，皓华叫 flower。

tearsforflower。花的眼泪。

在这个复杂的家庭，皓华的眼泪，不能流下来。但是她用匿名留在这个小站的日记版。

日后，她才发现，这个小小的站乃是威名赫赫的骇客站，日日里在这里行走，写着和这个站站性不同的文章，总是会引起注意的。

那天，光风霁月，明丽的月色侵袭到她淡绿色的电脑桌上。迎着月光，皓华像是被打了一层珍珠粉。除了季常，头一次，别人呼叫了她。

那人叫做 moonlight。他笑着要皓华叫他汶莱。

“那是个非常美丽的小国，你去过吗？”他打了个很大，像这样的笑脸。

^ _____ ^

逗笑了皓华。

“不，我没去过。”

这个活泼的小男孩，喋喋不休的讲着汶莱和皓华的文章。

“汶莱，你几岁？”

那个活泼的小孩说，“十四！”

解除了皓华的戒心。渐渐的，亲昵了起来。

汶莱是个出色的，天才型的骇客。他的专长不仅仅在侵入系统，对于病毒的制作更有研究。受到他的感染，皓华也慢慢的接触到一些病毒的常识。

“我寄一只给你。”汶莱很义气的说，“圣诞节要到了，这只病毒潜伏在会脱光光的圣诞老公公身上，没人会怀疑的。等圣诞节...嘿嘿...”

皓华小心的不打开程式，但是她又好奇会怎么发作。

但是她能寄给谁？实在皓华没有恨过谁。即使是不停找她麻烦的邵晰。

若不是在洗手间无意中听到了同学的对话，她大约会持续这样的想法。

“就算邵晰她老哥多么黄金单身汉，妈的，我也不要那种小姑。”

“小声点，”另一个同学压低声音，“万一邵晰的耳报神听见怎办？”

“妈的，我又不是男的！我就不信我跟皓华说话，她就找人来打断我的腿！变态！”

“小声啦！只是觉得皓华真是可怜...其实她人不错...”

“皓华是很好阿！上回我的笔记没带到，她也不管下一堂就要考，跟我分着看...我真的受不了了，我一定要告诉她，坐她隔壁那个死女人就在监视

她?”

“喔?别惹麻烦行不行?你想开女生的先例阿?”

隔壁?皓华偶而会交谈几句的俊华?那个文文弱弱,温柔婉约的小女生?

她的眼泪缓缓而下。

邵晰...你...居然波及了这么多无辜的人...我一直以为...一直以为是震岳做的...

镜子里的自己,脸色阴沈的恐怖。

当晚,她将病毒寄给她们俩人,将日期设定在十二月二十三日。

那天该交报告了...

十二月,二十三日。静静坐在自己的房里玩着电脑,她正试着将V B弄懂,汶莱说,他也都自己看书学的,就从V B开始学写程式。

正专注,然后她听到那一声惨叫。

那是邵晰哭叫的声音。

因为病毒破坏了她明天要交的作业,所以邵晰惨叫了。

皓华缓缓的闭上眼睛,长长的睫毛微微颤动,靠在舒适的躺椅上。全身,都没有力气。

美丽的悲鸣...是的,这声惨叫只能用美丽来形容。半昏迷着,强烈的情绪,这样冲击着她,冲击着还不知道什么叫高潮的皓华。

俊华也在她的电脑前哭喊吧...她和我体验同样的伤心和苦恼...苦闷和怨怒...

皓华露出纯真的,美艳的微笑。吸毒者恍惚的笑容。

好愉快。好自由。

她含着笑,缓缓的走出自己的房间,笑吟吟的看着哭喊着的邵晰,和努力安抚邵晰的震岳。

但是皓华的愉快没有持续太久。

邵晰冲进一个陌生男孩的怀里哭诉着,那男孩的眼睛只轻轻的从皓华的脸上扫过,不像其他人的惊艳和恋恋。

“恺轩?怎么办?明天要交报告了?”邵晰哭着,把脸埋在他的身上。

恺轩?江恺轩?皓华忆起这个人,震岳说过的,某出版集团的小开,为了邵晰的幸福,震岳调查过他。

看着邵晰的哭喊,皓华没来由的厌恶。

等江恺轩只花了二十分钟就解毒,皓华的厌恶就更深了。

这表示,邵晰没有受到惩罚。不公平,这是不公平的。

她回到电脑前面,连上骇客小站,开始写信给汶莱。

“汶莱...请教我怎样写病毒...我不要病毒产生器...我要真正的学会写病毒...”

之后,在汶莱的教导下,皓华独力完成了第一只病毒。刚刚对电脑绘图有兴趣的她,硬做了张病毒发作时的图。

一只优雅的银灰色的猫,端坐在萤幕中间。唇间带着冷笑。衬着灰蒙蒙的背景。

为了这张发作画面，皓华和汶莱争辩许久。

“你这只病毒太大了！太容易被发现？fear？你一定拿掉啦？”

想到一整夜苦心绘画扫描着色的图，皓华难得的固执，“不！我一定要这张发作画面。”

不但如此，她模仿保护银幕装置，在右下角写上了病毒的名称：

晚娘病毒

1999.01.05

放上了这几个字，她愉快的微微的笑着，心里的压抑与郁闷，一扫而空。

是，我是晚娘。怎样？

病毒完成的那天晚上，她愉悦的心情，连玄玲都无法破坏。

“...所以...太太，不要介意。虽然是我的侄女，看在她年轻不懂事的份上，跟我们教导教导。”

花了一两分钟，皓华终于弄懂了玄玲的话。玄玲把自己十七岁的侄女，介绍给震岳，所以最近震岳很少在家。现在玄玲又得意的向她 - 张家的女主人 - 通知一声。

怎么？现世里活生生演着大红灯笼高高挂，还是...金瓶梅？

皓华几乎大笑起来，为了忍住笑意，让玄玲误解了。

她越发得意，假言安慰着，让皓华越发忍不住，笑。

打从心里愉快的笑了起来，连女人看了也会发呆的美貌，笑。

真的要？何不整个拿去？自己没本事抢，叫了侄女来跳火坑？啧啧。

“这个家是震岳作主。”皓华轻轻的按了按玄玲的手背，“震岳说好就好，我们，‘女人家’，少说几句，才好。玄玲姊姊，你不是这样教着我的？”

玄玲沈了脸，没有看到意料中的暴跳和忌妒，她的心里，受着深深的反噬的痛苦。

这个可恶的小贱女人！！居然用她那种骗人的纯真的笑容，这样子夺去我的地位，和震岳的心。

心里不停着翻腾着忌妒和被冷落的痛楚。在皓华还没进门前，这个家是平衡的。玄玲有个讨父亲喜欢的女儿，淑真只热衷在家务上干练，大部分的时候，她会听着震岳浅浅的呼吸声入眠。

没有震岳，她就没有安全感。但是...震岳...震岳多久没来到她的跟前了。

震岳只看见皓华这个小狐狸精，快要将我遗忘了。这怎么...这怎么可以？虽然...虽然玄玲会和营业部的主任幽会...但是那只是玩玩...只是玩玩！

玄玲因为忌妒的煎焦，无力的张望着，张望着。所以发现侄女爱音居然和震岳从往甚密，她没有忿恨，反而促成他们的好事。

只要不是跟皓华一起就好。向来自负容貌的玄玲，因为皓华，彻底的毁灭了自己的自信。

爱音？那个小鬼头！她也不过仗着年轻娇嫩。而且...爱音长得和往昔的玄玲相似，这个该死的小骚货，只会让震岳更体会自己的好罢了。

更何况...如果皓华知道了...

她的表情...沈醉在这种想像中，玄玲怀着秘密的兴奋。

但是...皓华居然一点在意的神情也没！一丝丝也没有！愤怒的挫败充满了玄玲的心胸。

闷闷的走进邵晰的房间，玄玲默默的坐在床沿，开始哭。

正在讲电话的邵晰匆匆结束，“妈，怎了？谁敢给你气受？”心如刀割般，自幼在这种复杂的环境生活，跟着母亲哥哥总有种沦落的不安全感，看见母亲的眼泪，她也慌了手脚。

那种即将失去一切的恐慌，又骤然的涌起。

“没什么...我刚跟太太说话...”

邵晰听得脸一沈，“她？她又说了什么？这阴险的小人！”

“没什么...不许你跟爸爸讲...”

她一跳，“妈？你让人欺负了，我还装的像龟孙子...算哪一国的女儿阿？我非跟爸说不可？”

听着邵晰对着皓华吼着的声音，用手帕擦眼泪的玄玲，悄悄的浮起一个，看不清楚的微笑。

10

皓华对着嘴巴一开一阖，激动的想动手的邵晰，其实没有什么生气的感觉。

邵晰怕猫。不管是猫的形态还是声音，即使是只很小很小的小猫，她也是怕的。

她将病毒加上声音，尖利的，猫的哀号声。那种静夜里，发出来的，让人毛骨悚然的声音。

发作时间，设定在作业缴交前夕的深夜里，夜与凌晨的交接点，群魔出没的夜里。

然后，在一大群互相寄些小程序的网友名单中，潜伏在可爱的新版咩咩羊里。皓华知道，她们那群手帕交，喜欢将一些小小的，会动的有趣小程序寄来寄去，这只可爱的咩咩羊，是今早才收到的。

将病毒注入咩咩羊里面。潜伏着。随着不负责任，玩闹的转寄，将病毒扩散出去。

谁会知道，病毒从什么时候开始滋长的？

隔了几天，如同上次，邵晰发出惨叫，深夜里，分外的清晰。

斜斜靠在藤椅上，屈着膝，脑海里因为强烈的愉快和自由感，爆着烟火。这感觉...迷醉。

像是某种毒瘾般，因为摧毁导致的快感，让几乎被压死的皓华，得到了纾解的管道。

但是她的愉快只维持到江恺轩到达后五分钟。害怕得泪眼模糊的邵晰，歇斯底里的喊着，“把电脑扔出去？把它丢了？”

苦心制作了好几个礼拜，只存在了五分钟，摧毁。被恺轩。

这片无法控制的嚣闹，皓华只看到恺轩比女人漂亮的眉眼，什么都没注意。

恺轩终于看了她一下，她凄迷的微笑，对他像是没有任何影响力。

回到自己的房间，皓华打开自己的P C。

光华遍野。登入骇客小站，骇客小站的longin很特别：whoiswho。

谁是谁？谁又不是谁？存在是什么？

“我不知道恋爱的滋味。从进入坟墓的之前或之后，我都不知道恋爱的

滋味。但是，除了我亲爱的爸妈外，世间的人对我而言，几乎等于无意义的。

所以，爱情？这是种虚妄的存在，没有？没有关系。

对于被太多注意而烦恶的我来说，爱情，只是一层皮的恋慕。

但是，我却发现了一个人...一个我会注意到他的人...除了涎着脸，口口声声爱我的人类，和无止境作战的敌人外，另一个，活生生的，会让我注意到的人...

我将称呼他为对手，是的，一个对手。”

在骇客小站的日记版，留下这些字句，皓华的心里，无限的平静。

她不再处心积虑的将病毒寄给邵晰。对于一个只会哭叫的平庸敌人，用不着她的心力专注。

比起以往，更专注在自己的学业上。她开始发现网路的迷人和无法律现象，除了份内的功课外，常常追着老师询问网路犯罪的问题。

对于这个特别的学生，刚开始，老师们对她的态度是轻蔑的。一个美丽脱俗，同时是豪门夫人的皓华，在他们心目中，简直是淘金女郎的同义词。

渐渐的，他们发现，事实不是那样。

这个大一的小女生，敏捷的心思让人惊讶，她良好的记忆力和努力的程度，让他们刮目相看。

“其实...皓华，不用这么努力了...我相信张先生一定有他的法律团队，不需要你这老板娘尽力到这种地步。”教民法的林教授，这样打趣着她。

凄然一笑，皓华低着头，翻着厚厚的民法，雪白的颈项惹眼，“但是民法未周延的部份仍多...法律是会生长的。所有会生长的制度，我都很有兴趣...”

“但是你的兴趣好像专注在网路犯罪喔！”

“呵呵...”，掠掠被风吹得凌乱的头发，“我相信网路的未来...老师，张先生的集团未来，应该在网路上...我们应该把眼光放在未来...现在的法律团队，放心力在眼前，那么我...该把眼光放在未来，预备着。”

林教授听得一愣。眼前这女孩子恐怕二十岁未滿，身为集英集团的夫人，前瞻性居然超过她的年龄多多。

隔了几天，在某个国际会议上，林教授把这段对话告诉了震岳。

“听到她的想法，一方面觉得高兴，一方面又觉得悲哀。”林教授语重心长的告诉他，“高兴的是，我的学生中，居然有这样前瞻性的小女生，有这样的学生，我很荣幸。但是...她居然想得是夫家的事业前途，却不是她自己的未来，这就让我觉得有点悲伤。”

“皓华的未来当然也是集英的未来。”震岳也被感动了。

“不，”林教授摇头，“照她的努力，她可以当很好的法官，律师。可以当一流的研究员...若是她愿意，我非常欢迎现在就来我那里打工。但是因为她是集英集团的夫人，这些只好作罢，她也只好埋没一生在家里吧。”林教授摇头，“太可惜了。”

震岳的心里，也被震撼的很厉害。

他只知道皓华每天认真的去上学，起初以为，不过是小女生闷得发慌的消遣。本来还担心，皓华会不会因此失去分寸，弄出丑闻来。

但是在他那么美丽的笑容和恳求下，你怎能拒绝她的要求？

渐渐的，他发现，皓华非常努力。房间里堆满了书，上面加着重重叠叠的注解和标记，此外，这样一个连开机都不懂的新手，只不过一个学期的

光景，居然将V B学得有模有样。

兼具美貌和智慧，带她出门应酬时，真的是非常傲人。

我还是非常爱着皓华的。震岳若有空待在家里的时候，喜欢皓华单独陪伴他。他或许会看看文件，看看V C D，皓华会静静的，坐在他脚边的地毯上，因为惧冷的皓华，喜欢偎着暖炉，像是一只猫般，蜷着，身边散着笔记和书。

轻轻抚着她乌黑的长发，抚着她雪白的颈项。觉得自己养了只慧黠的，稀有高贵的猫。

“我可不可以，在集英集团的法律部门打工？”她这样乞求的时候，震岳不知道要怎样拒绝。

知道她一心努力的为集英，震岳很高兴。但是让她出去工作...干涉公司运作的工作...

幸好皓华怀孕了，这才暂时放下这个恼人的问题。

对于自己里孕育着的新生命，皓华惊讶得无可复加。我的身体里...寄生着一个生命？

在这个充满敌意的家庭里，她终于有了个伙伴，这个伙伴就和她的心跳一起脉动着。

她继续写病毒，第二只晚娘病毒主体诞生，初为人母的喜悦，让第二只病毒分外仁慈，只是将系统画面锁死，并没有破坏任何档案。

病毒发作时，整个画面渐渐柔焦，缓缓的，透明翅膀的精灵，在萤幕中间拍着翅膀，背景音乐是心跳的声音。

她将病毒寄生在“视窗上的女孩”，这个有趣的保护萤幕装置上，随着转过不晓得多少手的转寄，散播出去。

没多久，病毒被破解了。署名“长江一号”的网友，循着相同的管道转寄了解毒程式。

凝视着解毒程式，皓华知道长江一号是谁，她笑着跟汶莱说，“应该是江恺轩。”

“呵，”汶莱笑了，“你怎么敢肯定？说不定是骇客小站的任何一个人。甚至是我。”

“这种解毒的方法，就像指纹一样，有着独特的程式指令排列，一定是他。”皓华将电毯插上电，裹着自己。

“我很好奇，flower，为什么要叫晚娘病毒阿？”

为什么？身在这个侯门深似海的家庭里，她的身分，是后母，是晚娘。

是童话故事里永远的坏人，一个晚娘。

事实上...她每一天的生活，就在无止境无声的斗争中过去。邵晰找人监视着她，所以她跟任何同学都保持着相当的距离。淑真跋扈，为了家里的事情，常常对她咆哮，当她是庸懦的另一个文鸢。玄玲明里暗里，总是冷嘲热讽。

震岳不住在家里的长子，只当她是分家产的捞女，鄙夷。玄玲的儿子，对她垂涎，这种恶意，让她戒慎恐惧的锁门锁窗。

除了季常，除了汶莱，她没有朋友。而季常被调派到大陆好几个月，只能偶而收到他的e-mail。

汶莱...十四岁的小孩子，能分担什么心事？

笑了笑...寂寞的。

“因为...我本来就是一个晚娘。晚娘写的病毒，当然就叫晚娘病毒。”

11

晚娘...就晚娘吧。

但是已经不期待善意的皓华，却在怀孕的消息被知晓后，突然被家人接纳了。

淑真一听到她怀孕，拉她到自己的房间，把儿子小时候的衣服给她看。

“这是我们彦达的衣服，瞧瞧，都十五六年了，还是这么新。我都舍不得让那些菲律宾女鬼洗，我自格用手洗的。”

摸不着头脑的皓华跟着她一件件的看，也听她喋喋不休的讲彦达儿时的种种。

“我说，皓华，小孩子的衣服呢，就不要买新的了。”淑真拉着皓华的手，“老实说，小孩子的衣服，要买还不容易？但是，小孩子要好带养，还是得穿旧衣服，这不是迷信，真的，你要听姊姊讲。”抚着一件件小小的衣服，“我真想念彦达...但是，他长大了，这个家的小孩子穿，也是一样的。”

看着这样软弱的淑真，触动了皓华的心肠，低低的问，“彦达...在大陆可好？”

淑真红了眼眶，良久不语，“好。到了那边，想不规矩也不容易了。连个不认识的人都没有...”

两个女人默默坐着，无言。彦达在皓华刚嫁过来没多久，因为强暴个女孩子，闹得满城风雨，跋扈的他不但承认自己是蓄意强暴，甚至还向法官详述当中的过程。

愤怒的震岳将彦达绑起来打了一顿，因为绑在公司的地下停车场打的，家里的女人都不知道。

等到淑真知情，奔去探视的时候，震岳已经安排彦达偷渡到大陆，只来得及看儿子最后一面。

从此只能一周通一次电话，收收儿子的传真。

看淑真平常不可一世，但是面临自己唯一的儿子...同样只是软弱的母亲而已。

因为自己也将要当母亲了，所以她知道。

邵晰的态度也让她惊讶。原本以为会怎么冷嘲热讽的邵晰，就说了句，“哦？家里很久没有小孩了，有个妹妹来玩玩也不错。要不然，我老当老么，太吃亏了。”

“胡说，”玄玲斥责她，“一定是弟弟，小孩子胡说。”

“随便，”她不在乎的耸耸肩，“反正我不要再当最小的孩子。”

玄玲笑了笑，“这孩子...”对着皓华，开始讲邵晰和邵容小时候调皮捣蛋的往事，邵晰和皓华一起笑嘻嘻的听着。

通过这个孩子...居然冰释了所有人的敌意...

邵华微微的笑了起来。

回家告诉母亲怀孕的消息。母亲听说了欣喜之外，也带了份羞涩。

“其实...皓华...有件事情...我一直想告诉你，又不好意思...”

什么事？

“我...我...”母亲羞红了脸，讷讷，“我怀孕了。”声音细微几不可辨。

母亲...皓华呆掉了，想想，母亲今年也才四十二岁，生育是可能的事情。

妹妹。除了自己肚里的骨肉外，除了爸妈，这世界上，又多了个真心爱她的家人。

她紧紧的拥抱母亲，“太好了...妈妈，恭喜。”

严冬。但是惧冷畏热的皓华，却觉得，拿十个春天秋天来换，她也不肯。

写信给季常，告诉他这个消息，奇怪的是，e-mail 总是收不到。她只好将信寄到骇客小站。

正要离站，汶莱呼叫了她，皓华笑吟吟的将事情告诉他。

“不跟你扯了，我得下站念书。”皓华急着回去用功。

“念书？都怀孕了，那么用功干嘛？”

“不但要用功，还要加倍用功。我现在不但要替自己创造价值，还得为孩子创造价值...”

一下子，皓华的心，飞得很远。

她不像淑真对于家务有一套，也不屑和玄玲一样，倚靠着儿子女儿出头。那么她不再新鲜的时候...爸爸...妈妈...

还包括她的孩子，所有的未来都没有了。

所以，她要用功，而且很用功才行。将来...她必须能为集英出力，她的孩子才能被看重。

下了线，摊开厚厚的书。

为了孩子...她轻轻的压了下肚子。更用功的，她继续念下去。

12

除了本科系外，她开始学习C语言。

对于这种简洁的程式语言，皓华很是着迷。她原本就慧黠，加上良好的记忆力和组织力，学起来，分外的快。

因为学写这种艰深的程式语言，加上她的心境改变，一时写病毒的速度延缓了，只完成了发作画面。

她细心的绘画了美丽温柔的，有着翅膀的小婴儿，躺在马槽里，花了许多时间，用合成的方法，做出想像中的婴儿呢喃。

在念书念到非常累的时候，她就会拿制作病毒来排遣疲倦。现在制作的目的是为了泄恨，只是单纯的好胜而已。

因为不管她制作怎样的病毒，长江 - - 江恺轩就是能够破解。

一定是我玩程式的时间不够久。一定是我还不够努力的学习。这种斗争让皓华觉得愉快。

生命是美好的。她的肚子虽然看不出来，但是医生说，她一切正常。为了她那喜悦的笑容，医生将超音波照片，多拍了张给她。皓华慎重的护贝起来。

心脏。这么小的孩子，就有心脏在跳动。好像宣告世界，嘿！我还活着。

渐渐的，她对震岳温柔许多。毕竟那是我孩子的父亲。她这样想着。而淑真和玄玲对她也越来越友善。

第一次，皓华放松了原本的戒备心。季常的信件还是收不到，但是，她那种无依无靠的感觉，薄弱了许多。也不再那么依赖。

1999年，据说恐怖大王要来的这一年，还是照样庆祝着元旦和新的一年。

恐怖大王没有来，但是就在开年后的第八天，皓华从二楼的楼梯顶跌下来，撞到了头，昏迷。孩子也就不保了。

从喜悦安详的天堂跌落，复入深渊之中。

从长长的昏迷中醒来，发现自己已经流产，皓华连哭叫也不能，只是怔怔的看着震岳。

这是为什么？脑子里蒙着一层雾。为什么？我怎么会从楼梯跌下来？我一直，一直都很小心...为什么...

她只是怔怔。

“不要紧啦！”震岳发现她没事了，放下心来，“其实你生不生小孩，都不要紧，我的儿子还不够多？又难说会不会生女的。”

她还是怔怔。

不，我不是不小心。我...我闻到香气。也只闻到背后的香气而已。然后呢？

我被推了一下。就一下。

世界翻转颠倒，当她摔到楼下时，像是听到凄厉的儿啼声。绝望的哭喊的声音。

眼泪缓缓的渗进枕头里。

“妹妹，可好些阿？”捧着花，穿着黑洋装的淑真，笑吟吟的走进来。

这香气。淑真身上的香气。

瞪视着淑真，她不知情的将花插进花瓶里，自说着，“你还年轻，将来的日子还长。”叹了口气，“彦达的衣服只好收起来了。等家里再有小孩子的时候...呵...那些衣服，我本来留着要给彦达的小孩穿的...”

“为什么这么做？”恨毒的眼光，巴不得把淑真的背烧个孔。

没有回头，淑真。“唷，妹妹，你怎么这么说呢？可不是我推你下楼的。”

“我哪一句提到是被推下楼的？”皓华的脸上凝着严霜。

冰冷的气氛，在两人之间，流窜着。

“妹妹，你多心了。”这些年的养尊处优，让淑真有种反常的娇嫩，“我怎会做这种事情？”她双手交叉着叠在膝上，神色愉悦，“无缘无故摔了，我担心的这样，你还疑心我。”

皓华定定的看了她很久很久，眼泪在颊上奔流，伏在被上，呜咽起来。

淑真安慰了她一会儿。回去的路上，一路走，一路浮现微笑。

这个家有哲平就够讨厌的了...有玄玲那个没用的儿子邵容就够让我恶心了...我怎能让你...我怎能让你...再生下什么畜生来跟我们彦达争？

好吧，哲正是正室生的，争不得。邵容和我的彦达地位也差不多。怎能留你这继室生个小孩来？

皓华...你比玄玲那只妖调的狐狸精还不要脸。拼命的讨张先生的好，好让他眼底只有你，没有其他人...装着啃书的用功样...大学生？好了不起？

哼。

淑真想到刚刚皓华无能为力的眼泪，心里痛快极了。到了地下停车场，终于忍不住的大笑了起来。那种疯狂的笑声，在空无一人的停车场回荡，像是来自地狱，修罗的呐喊。

她开心的飞驰而去，没有注意到，一双锐利的眼睛看着她。

来不及了？心里沈重的像是压着大石头，风尘仆仆的季常，搭电梯时，心里像是有着低垂的云霭。

悄悄的站在皓华的床头，泪眼迷离的她，抬头。眼睛红肿，原本如初绽芙蓉的皓华，仿佛刚受过风雨摧残。

“季常。”哽咽模糊不可或辨的声音，季常心疼的抱住她，让她靠在胸口哭，“我的孩子...”

“我知道。好不容易接到你的信，赶紧连夜赶回来...来不及...没有将你保护好...”

冒着偌大的风险，连夜从大陆赶了回来...这让凄苦无依的皓华，觉得有点安慰。

“哭吧...哭吧...明天就...”

“我不是失足跌下去的！是淑真...”

“不要再说了！”季常把她抱紧，不让她再说下去，“说出来有什么好处？”

皓华只能呜呜的哭着。

“...听着，这也许很残忍，”季常直直的望着皓华的眼睛，“不要再生孩子了，好吗？放弃生小孩的能力吧...”

皓华突然呆掉了。“你...季常...”谁都不站在我这边吗？

“我当然站在你这边。”季常看着她，疼痛。我的分身...“但是，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你会有生命之忧。你确定这次要的只是小孩子的命？她们...那群贱女人！乖，皓华...听话...”

“不要...不要...”皓华紧紧抓着季常的衣袖，惊慌的说，“不要...我要孩子...我要自己的孩子...季常...帮我...帮我...”她哭得几乎瘫掉，软软的依在季常的身上。

怎么帮？只要你还能生小孩，你和孩子就在危险的暴露之下。不成的，不成的...

我真的很喜欢你...喜欢宛如分身的皓华...

“好。”就像发现皓华就要出事，冒着被误会的危险，连夜的飞回台湾般，季常又做了这种情感优先的傻事，“要答应我，尽量的小心。我想办法调回台湾来，慢的话，三个月，一定，一定要保护自己！”

皓华拼命点头，拼命点头。

匆匆的，季常飞回大陆。

又剩下孤孤单单的皓华，比起以前更加的戒慎恐惧。

出了院，回到家里，震岳刚好得到欧洲几周，皓华也用生病的理由，在房间里足不出户。

打开电脑，发现没有半封 e-mail，季常说，他寄了许多 e-mail，但是都没有回信，也没收到皓华寄出来的任何信。

但是留在骇客小站的，他就收到了。

我和季常的 e-mail 都是集英给的。难道...

皓华觉得如坠冰窖。

利用网路芳邻，整个张家的电脑都串连在一起，她试图打开震岳的电脑档案...有几个档案是分享的。

一个个的看过去，她看到自己的英文名字，sade。

颤抖的打开档案，看了当中一个，赶紧把档案拷贝回来。关掉网路芳邻。

一篇篇的看过去，都是她寄给季常，或是寄常寄给她的信。

原来...之所以信件收不到，就因为早一步，被人收走了。

幸好内容没什么，只是季常的安慰和建议，和皓华的眼泪和苦闷。

正要关上电脑，震岳...从头到尾都知道皓华受到的这些委屈？

他...他却选择不闻不问...除了监视皓华，他，什么也没做。

愤怒的皓华将写了一半的病毒拿出来，用了几天的时间，不眠不休的彻底改写，在孩子头七那天，将整个张家的电脑，包括她自己的，破坏殆尽。

甚至感染到集英总公司的电脑系统里，足足瘫痪了二十个小时。

发作画面可爱的婴儿天使，却在瞬间被腐蚀的只剩下一个骨架，原本温柔的婴儿喃喃，一转为凄厉的惨叫，一声声，恐怖的惨叫。

这只金石俱焚的病毒，让“晚娘病毒”，闯出了名号。却没有人知道病毒的背后，有着这么深沈的悲哀和怨恨。

14

这只诞生在一九九九年一月十五日的晚娘病毒，存活过二十个小时后，还是让“长江一号”给破了。

气急败坏的工程师跑来张家扫毒，最后还是找了江恺轩来，才彻底的将病毒清除乾淨，但是失去的档案就再也救不回来了。

江恺轩终于到她的房间清除病毒，两个人默默的对了一眼，皓华静静的退到一边，让恺轩去扫毒。

他很善用工具和对系统了解的优势。皓华浮起几乎看不见的笑容。注意着，他怎样将顽强的病毒扫出来，怎样沿着感染的路径一把病毒消灭。

下次，你就没有那么容易消灭我种下来的病毒。

江恺轩...长江。

背景窈窕若女子，清秀俊逸的眉目。皓华远远的看着。

陪着来的邵晰，却觉得强烈的不安。皓华...恺轩...两个人离得远远的，连交谈都没有...但是...有股她说不出来的奇怪和恐惧...

他们俩长得...气质很像...衬在一起的样子...很...很契合。

走出皓华的房间，邵晰突然紧紧的抱住恺轩的手臂。

“怎啦？邵晰？”被她突然拖住，险些跌跤的恺轩有点讶异。

“你爱我吧？恺轩？”邵晰哀求的看着他，“我...我是很任性...但是我很爱你...”

“呵，傻瓜。”恺轩笑，俊逸的脸上有着怜爱，“我知道阿。我也一直，一直很爱邵晰阿！”

邵晰...这个任性的大小姐，非常可爱，非常的跋扈。但是他知道，邵晰只是任性而已，心地一直都很善良。

“人家...人家就是任性嘛！人家也想改...就是改不了...”嘟着嘴，懊恼

的很。

他真的是爱这个大小姐。

看着他们亲亲密密相拥而去的，皓华只是远远的看而已。

这就是爱情？什么滋味？期限多久？

身体痊愈后，开始出席大小宴会。在宴会里，可以看到形形色色的人，当然也看到一对又一对的情侣。

在上个月的宴会还如胶似漆，这个月的宴会就换了伴侣。双双对对参加宴会，还互相寒暄。

这就是爱情？什么滋味？期限多久？

坐在舅妈身边，听着喜孜孜的舅妈摆弄她，梳她的头发，叫她吃东西。

带着礼貌的笑容，刚刚又听三姑六婆说，舅舅有了第六房小妾，小孩都满月了。

这也是爱情所致？我在震岳的心目中...也是爱情的结果？

她笑。

“过几天阿，是我的生日，我说皓华，你若不来，我是要气的。我叫爱咪给你送去的补品，你吃了吧？”舅妈还是那样跋扈的指使，皓华也温厚的一一答应。

回家的路上就顺手买了个钻石别针，反正舅妈只看名不名牌，设计的怎样倒是其次。

到那天，还在打扮呢，舅妈就差人来接了，送了套酒红的小礼服。皓华笑了起来，真当我是芭比娃娃？

“唷，舅妈对你还真好哪，妹妹，有了这个靠山，张先生怎敢为难你？”淑真笑吟吟的说着，盯着那套起码五个零以上的小礼服，忌妒的喷火。

皓华连头都没回，“淑真姊，我要换衣服，好不好请你离开？玛莉，”她吩咐菲佣，“关门。”

想像着淑真在门外气得发抖，皓华笑了起来。

“妈当？”玛莉看见少有的，老板娘居然笑得这么愉快，有点摸不着头脑。

“来，玛莉，帮我把礼服穿起来，帮我梳个包头。”

走进舅妈堂皇的大厅，却觉得气氛有点怪。宾客一般还好，本来拼命亏舅舅这把年纪儿子刚满月的那一群，突然全对这个话题闭了嘴。

这么一来，皓华原本想客套的说看看婴儿云云的场面话，就又吞了下去。

饶是如此，还是有白目的客人，不识相的喊着，“喂！老林！你的儿子勒？还不抱出来看看？”

舅妈冷笑了声，“儿子？林先生的孙子都有了，哪来要用抱的儿子？”

跟皓华相熟的女客低声告诉她，“那孩子死了。”

“死了？”还新鲜的疼痛突然剧烈的发作了。

“据说...是窒息死的...没缘没故就死了...”

皓华没有说话。脸孔白得跟纸一样。悄悄的，她走进后堂，听见细碎撕裂的哭声。

哭泣的是舅舅的第六小妾。抱住小孩子的衣服，摧心的哀号着。

“小声点，今天是太太的好日子，你这样触霉头，算什么呢？”其他的人紧张的劝着他。

生出来，然后无故死去的孩子。皓华，在发抖。

“太太？那是哪门子的太太？我的孩子一定是她害死的？还我孩子来？还我？”势若疯虎的她，被其他的人拉住，又哭又叫，最后不知道被喂了什么东西昏迷。

皓华几乎用逃的逃进大厅。

“皓华，怎么？脸色这么难看？”舅妈看见她，不禁皱了皱眉头。

从来不觉得，自己是这样的厌恶，厌恶总是和颜悦色的舅妈。

“没什么。只是...只是有点累。”

托了这藉口，匆匆的，回到自己的房里发抖。

失眠了几夜，终于倦极睡去的皓华，和衣卧在雪白的床上，月亮同样苍白着脸窥看她。

被呜咽的声音吵醒，她看见自己的床脚有人哭泣。背影看，是个苗条的女人，抱着襁褓中的婴儿，悲悲切切。

“谁？玄玲？”皓华揉揉眼睛。

“...乖...不冷不冷...妈妈在这里...”悲切温柔的声音。

“谁？是谁在那里？”

“我。这是我的房间，你怎住进来？快逃走...在他们杀掉你的孩子之前...”

皓华毛骨悚然。

“你...你...二夫人。”震岳再娶的妻子吗？

“快逃走...不然，你的孩子...会像我可怜的孩子一样...”

襁褓里现着儿啼可怕复可怜的婴孩髑髅。

尽力逃跑着，双足如千斤之重。

“对...”隐约恍惚的声音，“快逃走？她们来了？”

猛然被抓住，就这样被扒开肚子，无助的孩子踢腿哭嚷，在皓华面前被支解。

“来不及了？怎么办？来不及了？”嚎啕的女人哭声，是谁的哭声？皓华发现自己发出惨叫，却不是因为疼痛。

来不及了？

猛然睁开眼，那凄楚的恸哭，最后的尾音还在空气中飘荡着，搞不清楚现实梦境。脸上爬满了泪水惊惶。

“我不是为了让孩子早夭，才准备生下他。

因为爱他...所以不可以让他笼罩在死亡的阴影里...”

意外接到皓华这样的留言，季常背上爬满汗，用最快的速度办了移交，升了个手下当负责人，请调回台湾。

害怕看见皓华会怎样憔悴自毁，雪样芙蓉就这样凋败。

强制按捺住想看看皓华的愿望，先向震岳报到。没料到，会在办公室看见皓华。

将长长的头发挽起，露出光洁的脸孔。穿着优雅的套装，神情愉悦而清醒。

那种清醒，却蕴含着狂乱的清光。

蜕变了，皓华。他开始不再为皓华的安危担忧...这是她的敌人该担心的事情。

但是为了那朵清纯的幽谷芙蓉，现在染满了怨恨的毒汁...季常的心里，没来由的感伤。

16

为了酬劳皓华的懂事和自愿结扎，破例的，震岳让家里的女人介入公司的运作。

他将个很小的附属出版社丢给皓华，没指望皓华能拿这个出版社赚钱。只要不要亏太多就好。

震岳觉得，一年丢个几千万让皓华玩家家酒，其实也不算什么坏事。

没想到，经过一年的经营，让皓华挖掘到了两个笔力万钧的作家，又切中了网路社会的风潮，狂卖之余，整个出版社的营收水涨船高，二年级上学期结束，皓华将自己的成绩单，连同出版社的损益表一起上缴，成绩单平均都在九十几，损益表不但将历年的亏损弥补过来，顺便赚了兩翻。

浸淫网路已经年余的皓华，对于媒体的运作和力量，有很深的感触。她知道，原本出版电脑书籍的“集英出版社”，出版品不但艰深，软体的更新速度日新月异，书籍的生命周期也极短。

为此，皓华拉出一个 team，给个名称叫做“织文铺”，软化原来集英出版社的硬调印象。并且积极寻找网路上的作家，书写网路事。织文铺的两个当红作家，就是网路上发现的。

在其他传统出版社对于网路文学尚有轻蔑之意时，织文铺已经将网路大部分的知名作家签了下来。等到这块处女地被惊觉其中魅力时，皓华除了运作网路的影响力外，不管是记者会、电台、异业合作等等传统媒体，推广不遗余力。更因为她本身是学生，对于校园消费力和传播管道相当了解，更将行销深入整个校园系统，从大学反渗透到高中中。

传统出版界只能咬牙切齿，批评皓华不过是捧明星，暴发户的做法。

对于市调和行销都一踏糊涂的对手，皓华根本不用他们的意见。她会身先士卒的去看铺书的情形；为了经销商不如她的意，乾脆吃下另一家奄奄一息的经销商，整顿成完整的行销下游。

这种行动力上的成功，震撼了出版界，她又将触角深入网路，不但有了 web 站，轰轰烈烈的做起线上书屋，标榜 48 小时取书。几次晚娘病毒大肆破坏几个同类型的网站，但是唯独织文铺幸免，除了大大的宣传了集英的防毒能力，经过媒体炒作，更让织文铺名声大躁。

“莫之能御。”出版界的龙头，看着电视上美艳款款而谈的皓华，不禁感叹。

震岳不但欢喜莫名，谨慎的，他将一家刚收购的软体公司交给皓华，皓华向他要了季常。

刚开始，员工会互碰手肘窃笑。美艳的皓华，忧郁俊逸的季常。两个人一起谈公事的时候，画面颇为赏心悦目。

喜欢听八卦看八卦，本来就是人的本性。但是让他们惊讶的是，这两个人没有一点把柄可抓。

谈公事开着门，距离从来没有比一公尺近过。

但是他们整顿起这个软体公司，更名为“织文软体”。将原先写扫描器驱动程序的方向，更改为解毒软体。开头的一年间，毫无收益可言。

17

张家的女人，没有一个能出去工作的。曾经和震岳平起平坐，俨然集英副总裁的淑真，一进了张家的门，还是只能在张家安排安排宴会。

没想到皓华不但外出念书，甚至领了两个公司冲锋，其他女人的恐慌和忿恨，不言而喻。

不仅仅淑真明里暗示的想进集英，连玄玲都这么想。但是震岳全没答应。

纵横商场多年，他了解，皓华是苏家唯一的女儿，苏志辉对这个独生女虽宠爱有加，却也多年来仔细培育。当他发现皓华居然能讲多国语言，处事进退有守有据，不到七人的出版社各有所司，纪律严整，不禁佩服苏志辉的教养。

算是白便宜了他张某人。这样的好才华，就算貌似无盐，抢也该连夜抢去，更何况，嫁给了他，成了张家人，而且容貌...

提到集英集团，谁不想起那个雪白美艳的张氏夫人苏皓华？

年轻，聪明，活力充沛，头脑清晰稳重。比任何明星姿容艳丽，却也是台大法律的高材生。

这样的形象，让她成为集英集团的代言人。原本因为组织日大，也渐渐结晶迟钝的集英，因着这个突出光鲜的代言人，注入了企业形象的新活力。

但是这些考量，不在张家那些女人的眼底。她们睁大了眼睛，等着抓她的错处。虽然说，皓华自愿的去除了生育能力，但是光凭她频频介入公司运作，其他的人自然还是既忧且惧。

所以，当织文软体营运经年，没有丝毫收入，反而亏损了将近六千多万，淑真和玄玲的冷嘲热讽，只能用无有已时来形容。然而，皓华只是沈默而已。

“你怎么说？皓华。邵晰想管织文铺。”震岳淡淡的说着，皓华将脸一抬，随即低下头，“织文铺我已经找到人选管了。”

震岳挑了眉毛，有些愠怒皓华居然没有先知会他。

“谁？”

皓华笑着说了个名字。震岳惊愕了半晌，笑着摇摇头，这个鬼灵精！

在震岳没开口前，看着那两个女人日夜聒噪，她知道，织文铺或织文软体，她只能选一个。

长考之后，她找了文鸢的唯一孩子，也是这个企业的未来二代。

张哲平。

从国外回来的哲平，听凭父亲的安排，在新竹园区管理半导体厂。原本对于企业经营兴趣远不如传媒的哲平，总觉得自己被流放了。

父亲年纪一把，放着满屋子的小妾，还娶了个年纪比他轻的美丽女孩，他已经觉得相当的颓堕了，居然还听凭着那个小女孩子胡搅瞎搅的在公司兴风作浪。

大约季常匡助着，要不，岂不是倒了一千次不止？

从小，文弱的母亲居然得仰邱淑真的鼻息过活，他不但觉得愤怒，也

觉得相当没有安全感。

为了母亲，他在家里忍耐，尽力护卫着母亲不让这些贱女人欺凌。

他对于父亲的所有女人，全怀着绝对的敌意。

没想到，那个小女孩子，居然来拜访他。让她枯等了四个钟头，以为会挥泪而去，没想到她居然在会客室，打开笔记型电脑，运指如飞的打足了四个钟头。

当他进来的时候，皓华将刚印出来的企划书和展望，递给了哲平。

“这四个钟头...你都在构思这份？”他抬起头来，迷惘着。

“不。这只花了我半个钟头。”她露出美丽的微笑，指了指头，“因为都在这里，所以只要打出来就好。其他三个半钟头，除了想织文软体的未来，还有...我该如何说服你，消除彼此的敌意。”

这是份相当完整的行销企划书，对于皓华玩弄媒体的手法惊异，真不敢相信，眼前这个女孩子，不过二十一岁。

当中居然包含侵权的伪装和炒作，包括法律程序和和解，伪装成从善如流的样子，藉此加深“织文铺”在社会的印象。

“织文铺不是出版社而已，也不会只出版书籍。多媒体不算什么，现在是超媒体的时代。”她的笑容令人如沐春风，“但是...囿于所学，我相信，交到你的手上，会比在我手上，格局可以更大。”

出版...电视...电影...网路...周边产品...广播...这些野心，哲平不晓得在心里规划多久，但是不想仰父亲的脸色，他没有表示过。

现在皓华...辈分上他得称呼“妈”的继母...却将她苦心经营的良好开端，这样的送到他的手上，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情？

“当然有。就情理来说，你是我的继子，也是震岳的长子。到现在，淑真和玄玲的孩子，名义上是张家的远亲认养了，可见震岳没打算让他们真正的进张家的门。”

皓华喝了口香片，雪白的手衬着艳蓝的瓷杯，“我只是希望，和你和平相处。毕竟我已经没有生育能力了。对你，当然没有威胁性了，是吗？”

没有生育能力？他猛然的抬头，为什么？

“你有情报网吧？可以去探查一番。不管怎样，我希望在这个家里面，有我真正的盟友。好让我...”她露出凄楚的神情，“不觉得腹背受敌。”

腹背...在那个家里的苦楚，哲平也算是尝尽了。

沈默良久。看着这样雪白娇弱的皓华，大老远的从台北跑来，在那个家里，受了多少说不出的欺凌；当初哲平为了受不了那种欺凌，每天在图书馆用功到很晚很晚。

不是他爱念书，只是念书比这些零零星星的气来说，念书舒服多了。

但是无处去的母亲，却常常含泪，还不敢真的流下泪来。

凄楚的皓华...凄楚的母亲...两个人的形象渐渐重叠。

“好。继母。”哲平开了口，“只要父亲同意，我会接下织文铺。”

她笑了。就像牡丹无辜的绽放。

摆平了哲平。这是很简单的事情。等哲平接下了织文铺，她就可以将心力投注在织文软体身上，这一年，她透过汶莱，在骇客小站发布消息，已经吸引了不少高超的骇客来织文软体工作。

这是缓慢的，平静的革命。将织文原本的人马慢慢调到集英，剩下的，几乎都是皓华募征来的伙伴。

她都是这样称呼他们，伙伴。

网路风行，同时也让病毒肆虐的情形日趋严重。所以，织文软体放弃利润微薄的影像处理软体和驱动程序，专注在解毒软体的撰写上。

病毒不够肆虐？怎么会呢？如果不够肆虐，晚娘病毒会非常的活跃，活跃的让人惊讶。

累积这些年来的经验，加上在织文软体学习来的功力，晚娘病毒也越发刁钻难解。

但是，难解却不是无解。永远的，会被“长江一号”清除而消灭。

每次被消灭了一只病毒，皓华总会静静的笑很久。和你卯上了，长江。

若是过往写的病毒，只是为了发泄情绪，现在的功能就包括攻击和稳固自己的脚步。

还有，对于长江，永恒的好强。

总有一天，我会攻破你的防毒软体，长驱直入。

键盘敲击的声音，大珠小珠落玉盘。她在 2001 年的元旦，和哲平会过面的那一天，写下了 JavaApplet 形态的晚娘病毒，编号 2001.01.01。

侧着柔焦美丽的女子脸庞，却在你不经意时，用另一边，巨大而丑恶的爪子撕裂萤幕上浮着的，“长江一号”四个大字。

胡狼神经质的笑声中，皓华，向恺轩，正式宣战。

18

直到哲平正式的成为织文铺的负责人，季常才知道。

原本皓华每件事情都会先跟他商量过，最近却常常自己做主张。季常叹了口气。

是的，皓华长大了。越来越不依赖人，眼光也越发森冷。别人看不出来，他看得出来。

芙蓉仍旧是芙蓉，只不过被雪冻了几年，沾着霜花而僵硬。

感伤？是的，他很感伤。

“我不能事事依赖你呀。”察觉了季常的不悦，皓华在骇客小站相逢时，轻轻的对他说。

沈默许久，“我只是不习惯而已。”

但是原本的亲蜜就淡然了。

每天一次的网路 talk，渐渐被别的事情取代，以致于取消。刚好震岳正热衷于矽谷设厂的事情，季常也跟着飞去美国，到骇客小站的时间，大大的减少了。

反而皓华在骇客小站成为独树一帜的女 user，也因为她写的晚娘病毒，让这群恃才傲物的骇客们服气，加上她在日记版的冷冽文章，心生爱慕。

站内的大老知道织文软体和 flower 渊源颇深，一干爱慕者也乾脆到织文工作，看到光艳的老板娘，心下也有点谱。

几乎是老板娘想学什么，就会有人一涌热心的教导。下次出版的晚娘病毒就会更凶猛难解。

有人爱上了晚娘病毒精巧的发作画面，开始收集晚娘病毒，拔去毒性后，代替保护萤幕装置。

听到这种传闻，皓华只是笑了笑。

拔得乾净么？

收集者通常付出很惨痛的代价，就像那精巧的发作画面一样，表面看来如此美丽精致，但是里面含着全体损毁的毒液。最后某些收集者，只好购入 486 的老电脑，当成晚娘病毒的温床，好在不同的时间，欣赏病毒发作时的光景。

但是凶猛的晚娘病毒，即使可以逃过市面上大部分的防毒软体的检查，却怎么也逃不过江恺轩所写的“长江一号”的眼睛。

她凝视着第二十二只病毒的失败，决定作一件事情。

在凤凰花火红的季节，穿着学士服的皓华，穿过了整个校园，寻找江恺轩。

在池畔，杨柳低垂，半遮着恺轩清秀的脸庞。早上刚和邵晰吵过架，他的神情，郁郁。

看见她慢慢的踱过来，不知名的花瓣拂了她一身，带着莫名的香气。

“恺轩。”在张家出没了好些年，从来没有跟邵晰的继母当面交谈过，皓华突然叫他，让他有点错愕。

“来织文软体吧。我听说你考上了研究所。”

19

长江一号居然进入了织文软体，在骇客小站引起热烈的讨论。

撰写晚娘病毒的 flower 与织文软体的渊源，外界不知道，骇客小站的核心成员倒是略知一二。

虽然一开始，几乎都疑心是织文软体的老板娘苏皓华，但是晚娘病毒居然主动攻击整个织文软体，弄得天下大乱，皓华的电脑也被波及的很惨，原本预计要上市股票的织文软体，因此延后上市，几个在织文的骇客网友，手忙脚乱的弄了个通宵，才在长江 - - 江恺轩的领军下，屠杀了整个病毒 - - 这解除了对于皓华的疑虑。

他们推测，或许 flower 是苏皓华的好友或爱慕者。也许彼此闹了些意气。

当然，他们不知道，这个失误不是刻意的结果，皓华不慎将闲暇时写的病毒引爆，沿着内部网路线焚烧了整个网路系统，威力始料非及。

这个意外的失误，却让皓华发现了网路是病毒感染的最佳途径。每个网页的读取，都是 download 的结果。不将网页收到电脑的某个暂存空间，是看不到 homepage 的。

一个站一个站的感染？太慢了。除了寄生在互相转寄的小程式外，皓华将触角，指向提供留言版或聊天室的 ISP。留言版可以夹图和网址，有些聊天室也行。

还有接受上传的某些软体站台。晚娘病毒通常可以轻易的骗过那些扫毒程式。

但是长江一号除外。

皓华将失误引爆的病毒，仔细的重新改写过，修饰的更为娇小与复杂，并且将不可控制的病毒修改到能够随心所欲的使用。

跳过重重的管道，用 mail 的形态寄进织文。却在门口就被挡了下来。江恺轩使用了自己的名字，将防毒软体取名为“长江一号”，并且制作解毒

画面。

在解毒的过程中，会出现两个铁甲武士，不停的吆喝和战斗，直到代表病毒的武士倒下，解毒才算完成。

晚娘病毒有特别的解毒画面。代表晚娘病毒的武士，是女性。戴着看不见面目的面具，一头乌鸦鸦的浓厚长发，袅娜的骑在马上娇喝着，挥着沈重的斧头。

总是被刺杀在城墙之前，战胜的武士却哀伤的抱着晚娘病毒的尸体。

这个有着强烈电玩味道的防毒解毒软体，一下子切中了Y世代的喜好。姑且不论软体的好坏，光为了这个奇特的开机和战斗画面，甚至有人到处去搜集病毒，放进电脑里，好观赏奇特的解毒画面。

这在软体界引起侧目，咸认这不过是噱头而已。但是别人眼中耍噱头的“长江一号”，却用事实证明，这个防毒软体，是唯一防得住任何病毒的软体，“包括晚娘病毒。”这是织文软体的广告词。

因着这个防毒软体的成功，织文又花了许多工夫将“长江一号”的bug修正后，发表了长江一号的第一个商业版。

公元两千零二年十一月六日，织文软体的主力产品，“长江一号”正式对外发表。

扬弃花下两年多的心血和人力撰写的“织文防毒”，改采用江恺轩领军“长江一号”，在集团会议里引起波涛。但是在哲平和季常的联手护航下，轻骑过关。

也因为织文铺打下的多年的行销基础，先将试用版用极低的价格散布出去，并且赠送晚娘病毒的拔毒后的发作画面与长江一号的解毒画面。

这让长江一号，一炮而红。

日后，替集英集团为书立传的邵容，这样描写织文软体的盛况。

“.....长江一号的成功，不仅仅代表织文软体的成功，也代表了集英集团进入了另一个网路的世纪...正式跨入 21 世纪的交接点...织文软体在不到一年的时间，几乎扼住了六成的防毒软体市场...包括三成国外的市场...而这些比率，随着时日不断的上升...”

在集团联合尾牙的宴会上，皓华和恺轩联袂出席。意外的，震岳却缺席了。

虽然纳罕，皓华却没有表现出来，她一迳浅笑，轻轻搭着恺轩的臂弯，将他介绍给数百人的集团内经理级以上的成员。底下一片赞叹，如雷的掌声。

这就像是织文软体的庆功宴，恺轩涨红了脸，心里却像是乘风破浪的帆一般。

身穿纯黑洋装，露出美丽的肩膀和臂膀，挽着一头乌黑的头发，四年的光阴过去，原本粉嫩的少女，如今蜕变成艳丽不可逼视的少妇，伴着斯文清秀的恺轩，有人低声说，“好一对金童玉女。”

听在邵晰耳底，分外不是滋味。幸好恺轩一下来，就急着转头，四下寻找邵晰，这才让她心里甜了甜。

“掉了啥？”她重重朝着恺轩背上一拍。

发现邵晰在他后面，松了口气，笑了，“掉了你。”

真喜欢看邵晰这样含羞微笑的样子，虽然只有一瞬间。

“奇怪...”恺轩垫了垫脚尖，“怎没看到伯父？今天是集团干部的联合尾牙...怎不见他的踪影呢？”

“喔，他今天在我表姊那里。”邵晰坏坏的笑了起来，“表姊刚生了个小女孩，我不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了。”

“表姊？孩子？”恺轩有点摸不着头脑，那跟震岳有什么关系？

“当然有关系罗！那个孩子，是我的妹妹呀！我父亲的孩子...”她看着还浅笑答礼的皓华，“她还不知道说...”

即使皓华不想知道，也有那种唯恐天下不乱的人，争先的告诉她。

震岳...又有小孩了！？

她表面的神情，一点点改变也没有，仍是愉悦的，温柔的，“是吗？”

尽管心里波涛汹涌。

到了晚上，见到了震岳，她只闲闲的提起了句，“爱音的孩子，是男孩，还是女孩？”

“女孩，”震岳不看她，“也是我的孩子。”

“我以为，你不喜欢小孩。”

“生下来就喜欢了。”

皓华没有说什么。难堪的沈默着。轻轻的道了扰，皓华出去了。

为了要怎样告诉皓华，想把爱音母女带回来住，震岳居然踌躇了起来。

当年为了想留住皓华少女般的美貌，半鼓励的让她节扎了，现在爱音却生下了当年他不要的孩子。

也许是心境改变吧。他接近六十岁了。老年的威胁一天近似一天。所有的新生的生命在他看起来，变得这么可爱，这么值得珍惜。

这些年过去，他仍然爱着皓华。爱她的温驯懂事，也爱她的冷和自制。但是...皓华总是隔着层距离，不肯贴近他，这让日渐年老的震岳，日渐感伤。

爱音就不同了。她是温热的，柔软而没有目的的。爱音是玄玲的侄女，自幼家庭破碎的她，常常来张家作客，等于是震岳看着长大的。

没想到...青春年少的爱音...居然爱上了他。这让习于用金钱或名分交换所需的震岳，非常感动。

而且...爱音跟皓华眉目有些相似...虽然容貌高下相差甚远。

但是爱音爱他。宁可单独住在外面，也不肯让他的姑姑玄玲和震岳为难，这样暗暗的住者，为震岳每次的来临狂喜。

三年多了...这女孩子。只比皓华邵晰小半岁，却单纯的像小孩似的。抱着小婴儿的她，就像洋娃娃抱着洋娃娃。

这孩子...大约是我临死前最后一个小孩吧？生命的旅程感，让他格外的疼爱这个取名叫做织锦的小女孩。

不能让她们母女沦落在外。震岳暗暗的下了决定。

他打电话给季常。

沈默的听完电话，季常看着眼前美丽眼神迷茫的女客，“是的，张先生。”

“你的所作所为，都是为了张先生，对吧？”她的声音仍然平稳。

季常仍然沈默。

“我做过一些调查。发现当年的我，真的只是杯弓蛇影。”将脸埋在两掌间，她的笑容疲惫，“舅妈家的小孩子，是先天肺功能失调，呼吸窘迫而死的。不是什么人害死的，对吧？”

季常沈默如故。

“的确是淑真将我推下去没错...但只是临时起意。张先生的第二任妻子...”

有毒瘾，对不对？那是你的妹妹...你一直不承认是她吸毒后，失足坠楼...而且，她还没怀孕...”

季常这才动容。

“你制造一个恐怖的假象给我，让没有安全感的我，愿意顺从的，剥夺了生育的能力...为什么？”皓华自问自答，“因为这个家的男孩子已经不少了...已经有均衡的势态...我若生育了任何男孩子，将来可能让这个家族纷争不断，对不对？分家产就是个大问题，震岳又有偌大的家产...”

“这些家产我宁可都不要，我要自己的孩子。”皓华惨白着脸，看着季常。

“生小孩会让你失去美貌的优势。”季常终于开口了。

“为了这优势...你设计让我甘心被剥夺。”皓华终于落下泪，“你何不把我剥制成木乃伊？我永远都不会失去美貌的优势。”

“皓华...”季常心如刀割。

“不要靠近我。”她将颊上的泪拭去，“到此为止。我真正伤心失去生育能力吗？我更伤心被无条件信赖的人背弃。”

调整呼吸，重新浮现冷漠而温和的疏离，“不过，我有什么条件能让你为我效力？没有的。所以背弃是应该的。谢谢你这些年来的帮助。”

想呼唤她，声音却梗在喉咙里。她说得对，每一件事情，都是为了张先生...震岳。

看着她背转着离去，他知道，皓华，将就此离开他的羽翼了。

20

离开了季常，泪眼朦胧的皓华，在街头不知道该到哪里去。将眼泪咽下，打了电话回张家，她回娘家去。

母亲父亲都外出，只剩下妹妹和保姆在家。

远远的看到姊姊，小小的粉嫩的小女生，张开双臂，“姊姊姊姊姊姊...”的跑过来。

紧紧拥住她，和母亲同时怀孕的小孩子，现在已经三岁多了...开始上幼稚园，开始会用稚嫩的声音念童诗。

如果他还在...

忍不住的眼泪落下，继之嚎啕起来。怕吓着了妹妹，她泪如雨下的将妹妹交给保姆，她却像小小的无尾熊，顽强的缠在皓华身上，“不要不要？姊姊？达达要姊姊？”

撅起小小的嘴巴，吹着皓华的眼泪，“呼呼，不痛不痛，姊姊不痛，痛痛吹跑了...达达把痛痛吹跑...”

抱着她，皓华透过眼泪，凝视着她。总要保卫她到成年，不让她经历自己深受的苦楚。

“皓华？”母亲看见她眉头深锁，不禁担心的坐到她的身边，“怎么了？”

皓华自从出嫁后，鲜少回到家里来抱怨。一方面忙功课，又要打理事业，来去总是匆匆。

自从三年前流产后，也没再听说她怀孕，应芬一直很担忧。

现在居然面有泪痕，可见受到的委屈，着实不小。

“没什么...只是...我的孩子...”抱着妹妹，皓华声音哽咽，呜呜咽咽起来，小小的妹妹拿了面纸替姊姊拭泪。

“别难过了...”看她这么多年，居然对那个失去的孩子念念不忘，应芬只能长叹一声，“你还年轻...总还会有小孩的...”

终究要回到张家，在外已经眼泪流尽。

和哲平擦身，他喊皓华：“继母。”

皓华停下来看着他。讷讷的，他不知道怎样开口才好。

听说了自己家里又添了个妹妹，对于无法生育的继母，不知道是怎样的刺激。

月光雪片般，跟着如飞的云明灭。看着美丽的，年纪比自己还小的继母，居然慌了心肠。

接掌织文铺两年余，他没辜负继母的托付，将织文铺的名声和发展推到了另一个高峰。很少注意到继母的容貌如何，急着在这个家出头的哲平，只来得及和她商量如何推展织文铺。

在这雪片般的冬天月光下，宝蓝色，含着满满水气的夜间，突然，让某种情绪重重的敲击了心脏。

察觉他神色有异，皓华倒是垂了头。对于哲平，她一直是欣赏的。哲平认真。对于认真的人，皓华都很喜欢。

身为他的继母，不是她回避哲平的原因。实在皓华不知道什么叫恋爱。还来不及知道恋爱的滋味，她嫁给震岳。在张家受季常的照顾，这种曾有的亲昵，却也跟爱情无关。即使一个礼拜要在站上碰到好几次的汶莱，她也感受不到一丝丝网恋的甜蜜。

别人对她总能轻易的点燃爱恋的火焰，为什么她没有办法如此回应？

她不解，也无意解。

对他笑笑，进屋。

哲平站在月色下，寒气侵袖，只是独立。

皓华没有心思想到哲平，震岳知会她，周日爱音和她的小孩子将来到张家居住。

幸好有三楼，要不，怎住得下这么多的人口？

累了一天，回到自己的房间。这期的天下采访了织文软体，翻过自己的照片，迎面居然是恺轩的，霎那间，她感到窒息。

换她的心脏，受到莫名的重击。

这是怎么了？许久没有的失眠，又悄悄的爬回来找她。

天亮，带着两个黑眼圈去上班，太早了，地下停车场上一楼，居然和恺轩同电梯。而且，只跟恺轩。

离着远远的距离，略感尴尬的彼此对立。背对着门的恺轩，看见镜子里投射着两个人的身影。

在镜子里，两个人看起来却是亲密的并肩，一点也看不到彼此疏远的距离。

封闭的空间，静谧。飘荡着皓华头发清淡的洗发精味道，单独的相处。

从一楼到十二楼，两个人静静的，时间似快似慢的过去。到了公司，先后的走出电梯。

恺轩投入他的工作，皓华走向经理室。什么也没有发生，也不会发生。

一个早上，恺轩真的什么都没想，但是接近中午时，测试新的解毒画面，那个晚娘病毒的女武士，长发在风里飘荡，准备战斗。

空气中突然飘着若有似无的香气。那是...电梯里，记忆里的香气。

窒息，无时无刻的袭来。

恺轩将邵晰的照片拿出来，压在玻璃垫下。

他的心理转折，皓华不知道。一整个早上，她在骇客小站和WWW上无意识的闲逛，什么事也没有做。

少有的，烦躁。

无法驱除这种烦躁，她打开电脑，开始撰写新的晚娘病毒。织文软体已经全面 intranet 化了，几乎每个人都用 mail 和留言板式的沟通。为了跨平台，用了些 java。

针对织文的环境，她打算从内部破坏。java 她学得不错，虽然皓华还是觉得 C 语言比较优雅。

但是上传到档案伺服器时，立刻被“长江一号”侦测出来。

立刻清除上传的途径。愤怒之余，她修改了国防部的网页，将病毒寄生在那里。每个读取国防部网页的人，都会不知不觉的下载新版的晚娘病毒到电脑里。

国防部因此骚动，整个网情组发狂似的寻找病毒的由来，却徒劳无功。为此，部长大发雷霆，拒绝招标防毒的预算，“只要能防得了那娘儿们！啥软体都行！还招个鬼标？”

织文软体得到整个国防部的防毒预算，最后连总统府都受不了跟进了。

那一阵子，晚娘病毒像是发疯似的，几天就生产一只引爆。引爆的地点，从总统府到集英集团，跨国感染到伦敦和华盛顿。

简直激起其他病毒解毒程式高手的斗志。随着时日的增加，晚娘病毒越发凶残难解，渐渐的，连国外享誉数十年的防毒软体都败在她诡谲难懂的病毒码之前，只剩下“长江一号”。

若是用旧架构改的晚娘病毒，无一可以幸免，即使是皓华推翻过去，完全重写的病毒，也在几个小时内，被破解。

这种狂飙的竞争，让皓华的烦躁减轻许多。

暗夜里，疯狂的撰写病毒，知道恺轩会注意着，等待着屠杀她的病毒。

她爱这种感觉。

所以，她绞尽脑汁的继续撰写着。

皓华的变化，只有季常注意到。

“最近...织文营运甚佳。”

“嗯。哲平相当用心。”

“不，我是说织文软体。”

在新产品发表会上，季常悄悄的对皓华说着。

“呵，这是内部伙伴将士用命的结果。”

看着皓华异样的焕发和艳光，季常在心底泛着不祥。

“或许，该感谢晚娘病毒的存在。”

皓华的笑容连变都没变，“是阿。不过，这些感谢，应该直接跟撰写者说才是，对吗？”

“我正在跟撰写者说。”

皓华笑而不答。

季常的不安，随着皓华反常的镇静和愉悦而扩大。

“皓华...不管我怎么对不起你...”

“不对。”皓华停住了她的笑容，认真的看着季常，“你并没有对不起我。若不是你的手段，到今天，我会带着孩子，辛劳的在家族无聊的斗争中跋涉。现在我却躲开了那些。从以前到现在，你一直支持着我。”她注视着台上正在展示最新的长江一号的恺轩，“你为你的爱情效力。就算是不被祝福不被发现的爱情。”

迅速的，季常的鼻根酸了，眼睛里像是撒了盐，花了很大的力气才让自己平复。

沈默到发表会结束。

“答应我，如果你觉得我为你效过力...”季常突然开口。

皓华站定了。

“我答应。”

“不要对震岳下手。不要对集英下手。”季常紧绷起来，“你就要有能力了。”

回想着这几年，像是赤脚走过碎琉璃的苦楚。斑斑的，在每一步的血迹中。

“若不是你匡助着我，旭永早已灰飞湮灭，我...早熬不过这些。”松开蹙紧的眉毛，皓华对着季常，“我答应你。”

有了她的承诺，季常松了口气。这世界能让他相信的人，一只手都数不满。但是皓华的承诺...可以排在第一个。

但是季常的忧虑，却没有因此减轻。

回到张家，发现他回来了。“他”饿狼似的眼光，直勾勾的望着皓华。

是他，被放逐到大陆，淑真的孩子，彦达。

张家沈沈的云，渐渐聚拢。

去国多年，彦达的乖戾没有消失，只是阴沈。

表面上，他已经洗心革面了，但是季常知道，若彦达会反正，那天地也可以倒转。

在淑真和镇岳没有看到的地方，他对着皓华，现出垂涎的样子。

“你要小心彦达。”担心的季常，不只一次的劝着皓华。

“放心。”皓华似乎不以为意。

甚至哲平也战战兢兢的跟进跟出。

“继母，你得将房门锁好。彦达那混蛋，强暴过家里的女佣。”

“我是女佣吗？”

你这样的美貌，连我都几乎有非分之想，彦达？

只觉得继母身处飘摇风暴。

但是皓华似无所觉的来去，无防备。看在彦达眼中，分外的觉得是诱惑。

终于，在某个两人独处的时刻，他拉住皓华的手，笑。

“嫁给老头，实在可惜了你这个美人儿。”彦达很高，容颜虽然残忍无情，却有粗犷邪恶的英俊，“不如给了我，让你快活快活。”

“噢？我是说了什么，还是做了什么？你怎会这么想？”

“你不用说什么...也不用作什么...光站在哪里，我就觉得不拯救你，真的是没有天理的事情。”

他开始抚摸皓华光滑的手腕，“那个糟老头很烂吧？啧啧...居然让你这样的小美人儿独守空闺，他一定都不曾满足过你...”

他自己的声音让他停滞了一下。“你不用说什么...也不用作什么...”皓华笑笑的，将一个极袖珍的小录音机拿出来，重播着他刚刚说的话。

彦达的脸色发青。他冲上前，想要抢下那个录音机，没料想皓华拿了把小巧的白朗宁对着他。

“这把枪还没杀过生呢，你想当第一个？”在大陆混过的他，识得是真枪。虽然她脸上的笑容温柔可人，但是眼神却冰冷疯狂。

“不要...哈哈...开玩笑而已...别冲动...”

“别再拿你的脏手碰我，明白吗？”皓华温厚的笑容没有改变，用冰冷的眼神扫得他遍体生寒。

他拼命点头。

等皓华离开了他的视线，他才开始骂自己笨。妈的，真枪怎样？要弄到枪又不是什么难事，子弹才是困难点。

万一她拿的是把空枪勒？当场给她唬过去。这下子，她手里有了录音带，想对她怎样，这下就有了把柄。

虽然说，那个录音带也没说啥，但是老头恨他，又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。

“彦达？你怎在这里？妈妈找你找得好心焦...”淑真慌忙的跑过来，围住他的脖子。

生生的把她的手拿下来，“烦啦！”

“彦达...”

那个死女人...他大踏步的出去。

23

“彦达？”看着儿子匆匆离去。他回到到现在，还没跟自己多说句话，连碰都不许碰，眼睛只滴溜溜的随着那个小贱人转。淑真不禁气苦。

震岳鲜少关注到她，淑真就将自己的所有心思灌注到儿子的身上。没想到离家几年，彦达连看都不看她了，让强烈思念的淑真，伤心欲绝。

那个贱货！满腔的怒火无处发，便往菲佣玛莉的头上发作。狠狠地刮了她一个耳光，就因为给彦达的床单“不乾淨”。

不乾淨？看着哭着的玛莉，皓华强按捺住火气，跟玛莉说，“那床床单换给我吧，玛莉。”她转过头来，对着淑真说，“淑真姊，什么年代了，女佣也是人，容得你打？”

“就是你惯的！下人让你惯得没天理了！”淑真指头戳过来，皓华只用冷冽目光瞧过去，“哪来的下人？他们在我们家里工作着，同样干活领薪水，哪里下人了？我以为下人是小人的意思，这家里似乎没有小人，”她领着拿了被单的玛莉，“你说是吗？淑真姊？”

“你说谁是小人？”淑真狂怒的冲上来。

“如果有人要对号入座，我也没办法。”皓华笑了起来。

“贱女人？”她扬起手，震岳的声音暴躁，“淑真！你做什么？！打人打出瘾头来了？再下去，你好打我了！”

“张先生...”她无限委屈的一扁嘴，这就哭了起来。

摇摇头，皓华领了玛莉回房，朝着她红肿的脸颊擦药。

会打玛莉，总不会只因为玛莉对皓华忠心。

“究竟怎了？”

“妈当...我...我只是问了句...彦达的被单也放太太房里吗？她...她就打我...”

彦达的棉被枕头都放在淑真房里？彦达没有自己房间吗？

不会的，这个地坪六十多坪豪宅，共建有三层，房间多的很，怎会欠彦达一个房间？

临晚，在骇客小站遇到了季常，她禁不住好奇的问了。

“皓华，那是他们母子的事情，就别多问了。”季常似乎不愿多说。

“他们的事情？你的意思是，这种情形不是一天两天了？”皓华觉得有点异常。

“他们向来如此。”

“震岳不管？”

“他们高兴。”但是季常没有说，当彦达国中时，震岳发怒的要彦达搬出母亲的房间，彦达不但大哭大闹的撞墙，淑真也哭得肝肠寸断。

“张先生？我来张家这么多年...名分没我的...丈夫没我的...这些都无妨，不要儿子也没我的...我就剩彦达，就只剩彦达？”

最后震岳就当没看到，其他的人也见怪不怪。

皓华也没再问下去。

季常先下站去，浏览完版面，正要去睡，汶莱喊了她。

“flower

好想念你喔????”

皓华笑了起来。心情彻底的放松。算来，汶莱也该考大学了。

“这几天很忙？都没看到你。考大学？”

“嗯。我在吃宵夜ㄟ！要不要吃？义大利面喔！”

“阿...^0^...”皓华顽皮的打了个张大嘴的脸儿。

“呵？”

24

和汶莱一起的时光，是放松的。因为她“不认识”汶莱。虽然说，她比谁都相信汶莱。

汶莱开开心心的，展示了他最近抓到的病毒，解剖病毒码给皓华看。皓华也把最近写病毒的心得和困难点告诉他。

“flower，你真的神经ㄟ！发作画面弄那么漂亮干嘛？病毒写得那么肥，可耻阿??”

“踢你喔！”只有和汶莱交谈时，才会轻松的浮现她真实的年龄，“其实我想到方法解决了说。”

“啥方法？”

“向量式绘图。”

“??”

“点线面的变化，用数学公式控制...这个新的技术，才发展出来不久，我正在试。”

不久，新版的晚娘病毒出现，虽然比起以前娇小难以防范，让织文软体花了一天整整的时间才破解病毒码并且扫除，但是因为绘图技术的不成熟，被批评为：

“完全破坏晚娘病毒华丽本色的失败之作。”

华丽本色？皓华掩着嘴笑。

下次的病毒潜藏了将近两个月才出现，流畅的动画表现，和病毒娇小的体积，简直不成比例。

虽然还是很快的被长江一号侦测出来和消灭，意外的，发现改版的长江一号，居然也用了这种概念下去作动画。

她心里微微一动，但是说不出想到了什么。

也许是不祥的预感吧。震岳居然让彦达到织文作行销，这让团体气氛良好的织文软体投下了不可预知的炸弹。

不可否认，彦达对于媒体的运作和行销管道的打通是有一套。天生对于语言敏感的彦达，学习语言从不费力，皓华能说多国语言，但是凭的是苦功和勤练，但是彦达却不费吹灰之力似的，简简单单的和见面没几次的货车司机讲阿美族话。

在他的戮力下，整个织文对南部和大陆的通路打开，但是他性好渔色，几乎追求遍织文软体所有的女性，甚至发生争风吃醋的事情。

更离谱的是，居然连淑真都到公司打彦达的女朋友之一，这让皓华怒不可遏。

她一通电话到震岳那里，“淑真在这里打人了，如果你不来处理，我要将她送进警察局。”

彦达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，坏坏的笑笑。这种诱人的笑容却对怒火中烧的皓华没用。

“控制你的母亲。”

“哎唷，我也很无奈心疼阿！但是她是我妈ㄟ！我能说啥？”他将手一摊，被关在会议室的淑真大喊大叫又摔东西。

“张彦达。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。你喜欢看女人为你争执。”皓华的厌恶简直到了极点，她快步想离开办公室，被彦达一把拽住，压在墙上。

没料到只隔一门就是大办公室，彦达居然胆大无耻到这种地步。

“你要作什么？”

他轻笑一声，“你说呢？”脸缓缓的压下来，皓华将脸一偏，出乎彦达的意料外的喊叫。

一般贵家千金都自持身分，对于被侵犯这种事会手足无措，往往他能得逞，哪里知道皓华居然喊起来。

喊吧，淑真在会议室疯狂的吵闹盖过了一切。彦达狞笑着。

冷不防，居然挨了一拳，彦达一偏。眼见就要得逞，居然被坏了好事，他吼叫着，轮起拳头来。

恺轩又结结实实的给了他一个手刀。狂怒的彦达，从怀里抽出瑞士小刀，扑过来，没提防让皓华举起小茶几打中，饶是打偏，还是在恺轩的手臂划了长长一道。

这片嚣闹发生的很快，等惊觉的同仁发现，皓华满面惊惶眼泪的扶着恺轩，彦达被小茶几压着，发出呻吟的声音。

等震岳到了现场，整个脸都黑了。

皓华颊上犹有泪痕，正在帮恺轩包扎，望了他一眼，面有怒色的低下头。

整个情形，已经由织文的经理打行动向他报告过了，看到淑真和彦达，他的怒气更高涨。

“你们两个，现在马上给我离开张家。”

淑真嚎叫了起来，彦达若不是被绑着，早冲了上来，不住口的破口大骂。

“你若是气我，赶我出去得了，不用赶他们。”皓华哭了起来。这些年，震岳已经很少看到她哭了，居然哭得如许伤心，不禁心碎。

“彦达才回家来，你赶他出去，人家会怎说我呢？说我这继母不识大体，把张家的孩子赶出门，好将来多沾点好处？我是不得生育了，又何必担这个虚名？”一行哭，一行数说着。

说得震岳低头为难，淑真彦达母子面面相觑。

“你若为我好，回去说他们一顿就是了，随便赶家里人，你忍得，我忍不得。赶我好了！”

“我才...”淑真要说话，被彦达拉住，凶猛的用眼神制止。

他不是只好渔色而已。他明白，这个继母不是好吃的果子。所谓绵里藏针，不要初看软绵，着力一捏，不让你痛哭流涕才怪。

今天她架了梯子给他们母子下，怎可不识好歹？

再说...她不能生育...今天用强不行，就迂回来过。就算真跟继母怎样，她也生不出个鸟来，没能拿他怎样，又是这样聪明的大美人，将来若是老头子归西了，拉拢她，多大好处！

当下打定了主意。

朝着父亲跪了下来。“爸！我错了！我看妈妈被关了起来，一时心急着想放妈，居然惊吓了继母，又伤了人，我该死！就算赶我，是我不好！不懂事情！但是...爸...请你看在妈多年辛劳的份上...不要赶妈走...”

淑真看见自己儿子讲情，不禁哭了起来，到底是彦达对我好！浑忘了刚刚的忿恨，抱着彦达抽抽噎噎。

这光景，也触动了震岳的心肠。

想当初淑真尚年少，手腕好比皓华。彼时集英还不大，被那街的流氓钉上，三天两头来卖霸王茶，有回震岳跟流氓起了冲突，最后是淑真跪在地上，将头磕出血来，求流氓放过他，这才救回奄奄一息的震岳。

总是故人情，多年夫妻，患难到此，怎生忍得？

他终是领了这两人而去。

其他的员工看在眼里，觉得老板娘实在委曲求全。悄声议论着散去。扎好了伤口的恺轩，问，“他可伤了你？”

收了泪，神情略带疲倦冷漠的皓华，惊觉恺轩在身边。

“没有。抱歉。”

他摇摇头，“不是你的错。”

恺轩将地上的公文夹捡起来，“这是我刚想到的广告文案。”

离去。

打开来，“不管你在何处，我都能侦测到你。晚娘病毒，只有长江一号能寻找。”

25

对着这几句话，皓华失神了一下子。但是迫到眼前来的问题，不允许她伤春悲秋。

将彦达留下来，是一件非常冒险的事情。豢养一条毒蛇在身边...但是这条毒蛇会是最佳的战力。

要怎样让毒蛇畏惧，不敢轻易反噬？必须在他张开毒牙之前，凶猛的惩罚过他，然后让他知道，如果驯服，将会有怎样的好处，即使那些好处只是想像而已。

今天的惩罚应该够了。她的眼中出现坚毅的神情。

回到家里，玄玲迫不亟待的迎上来，“听说今天淑真和彦达...”

“怎样？”皓华笑笑的，却也淡淡的。

“太太，彦达不是个东西，你不该替他说话。这样别人会闲言闲语。”

皓华站直看着她，“这句成语不该用在这里的，但是我又不知道该怎么形容。”还是淡淡的的笑容，“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？”

玄玲变了颜色。

玛莉看她上楼来，也迫不亟待的跟皓华说，“妈当妈当...我告诉你...昨天爱咪呀，说她看到玄玲小姐在东区的旅馆里和男人...”

“玛莉！”皓华厉声制止她，“你亲眼看到了？就算亲眼看到了，说人是非也是件恶事，一个好的天主教徒，不该做这种事。”

玛莉没被皓华凶过，吓得脸色发白。这反而让皓华歉疚，“对不起，我太累了，对你发脾气。”

其实，玛莉，你对。这个外表金碧辉煌的家里，有着各式各样的淫邪在发生。震岳居各色样的女子捕捉来，关在这个坚固的笼子里，以她们的自相残杀为乐。

这些愚蠢的女人...就这样起舞着。

临了老年...他累了，便抱了最新的宠物和女儿，缩在三楼，听任这些女人的继续残杀。

高高的站着，像是神只一样。

什么样说不说口的事情在发生？和母亲共寝的成年儿子...总是在旅馆开读书会的小姨太...他的儿子就在厨房和厨娘发生关系。

在这个家行走。必须握紧手，目不斜视的走过去，才不会让精神上洁癖的皓华，感到痛苦与疯狂。

下一只病毒，在张家引爆。

张家已经全面性的电脑化，病毒破坏了工作站，结果自动铸钢防盗门失去了作用，纹风不动的等人来救援，全家人无助的坐在大厅，病毒发作的声音让每个人都感到难堪。

那是好几对男女的浪叫声，一波波的，像是三重唱似的回响着。朦朦胧胧的画面，看不清楚面目的，有着几对男女肢体交错着。

背景音乐是圣乐。庄严的管风琴和浪叫，不协调的交错着。

皓华微笑。略感昏迷的平静。骚动的心情渐渐平息。

原本担心这只基本架构没大改的病毒，会被震岳扑杀。但是震岳却也只紧张的打电话。

也许，震岳的专长不在解毒。

后来她才发现自己错了。等到工程师到来，疑惑的问，“谁把长江一号关掉了？”

震岳迷惘着，“长江一号要怎么关掉？”

原来，身为资讯业龙头的集英集团，他的首领，居然是个再普通也不过的使用者而已！

连什么是档案分享都不知道...皓华伏在椅背上大笑。

回想当初和季常的 e-mail 被放在档案可分享的档案夹里，戒慎恐惧的皓华，将震岳的动机想得多么复杂！

现在...居然只是无知无心的作为...因为他不懂得档案分享和不分享的差别。

她笑，并且拭着眼角。

一切都是偶然，都是误会而已。

所以，当母亲淡淡的告诉她，父亲要和她离婚时，皓华的诧异，也就不太大。

原来恩爱的夫妻，也只是偶然和误会。

抱着粉雕玉琢的可爱妹妹，这些年她忙，但是每次来都不见父亲的踪影，心里就有点谱了。

“他说，”母亲还是淡淡的，温和的，“那边怀孕了，验孕的结果是个男孩。不结婚，女方要把孩子拿掉。”像是诉说不干自己的事情一样。

像是自言自语一般，“自从达达出生以后...他就很少在家里了...”

“这不是妹妹的错。”

“这不是任何人的错。”

沈默。

“嗯。他搬出去？”

“不。我搬。”

皓华没再说什么，开始安排母亲和妹妹的生活。

一切都...渐渐崩坏，对吗？一切...善与恶...爱与恨...什么都模糊不清。

结果反而在第三代长江一号的发表会上，遇到了父亲。

自她出嫁后，旭永没有倒塌，却也没有扩大。就维持现状了好几年，靠着集英的订单。

父亲老了。他走过来，“好久不见。”

回想父亲牵着她的小手，走过马路去上学。

“是。好久不见。”

然后她再大了点，最爱坐在驾驶座边，无限崇拜的看着父亲驾驭着庞大的车子。

“你...你妈妈...应芬...跟你说过了吧？”

替父亲背，亲父亲的脸。

“是。”

挽着父亲的手臂，去逛街。

“不要恨我...皓华...”

这样的爱着父亲，爱着母亲，也爱着自己的皓华。

“不。我不恨你。集英对旭永的订单也不会抽掉。父亲。”

终于该消失了...最后一点点温柔天真的皓华...也该消失了。

当夜，在舅妈家进行盛大的生日宴会。喜欢热闹的舅妈，总是巧立许多名目来热闹。

但是开了一天的会，笑得脸都僵硬了的皓华，却宁可缩在舅舅宽大的书房里。

等震岳找到她的时候，她正在跟舅舅家的猫玩儿。那是只银灰色的英国波斯，优雅的伸出前爪跟皓华玩儿，皓华轻轻的摸摸它的头。

当她抱住猫的时候，才发现震岳在看她。

松了手，震岳讨厌猫。

“怎么躲在这里？”他在皓华身边坐下。

“有点头痛。”震岳轻轻的按摩她的后颈，“听说，你家里出了点事？”

“嗯。我爸妈离婚。”

沈默了一会儿，“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我不会抛弃我的女人。就算现在我都在爱音那里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皓华对他一笑。这笑容让他失神，许久不见的，初相见时，那初绽芙蓉的笑。

这让他非常的感怀，皓华生日时，送了一只猫给皓华。

当然不是真猫。是一只，模仿银灰波斯的玩偶，做得惟妙惟肖。

收到这样礼物，比起什么钻戒宝石，还让皓华的脸一亮。但是她抱着猫玩偶走进房间的时候，她却拿出剪指甲的小剪刀，将玩偶的缝线拆开，将里面的垫棉拿出来，谨慎的寻找，害怕当中有窃听器之类的东西。

确定没有后，她将玩偶恢复原状，这才安心的将脸偎在上面。然后，为了这种神经质的行为，笑。然后大哭。

26

许久不见恺轩的邵晰，兴奋的扑到恺轩的身上，却听闻他喊痛。

惊见长长的一道翻红的伤疤，她的眼底含着泪。

“该死的彦达，大混蛋彦达？痛不痛？你管那个死女人去死！”

“邵晰！不准你这么说。她不管年纪，都是你的长辈。”

她呜呜的哭了起来，不是因为被凶，而是心疼。

恺轩抱住她，怜惜的擦着她的眼泪，“真是的...这么爱哭...一个人在台南念研究所，过得怎样？”

虽然每天都通电话，但是向来倔强的邵晰，还是被问的眼泪奔流，“我不要念了...”

离开了温暖的家，失去了她颐指气使的舞台，来到台南，谁理她是谁？虽然吃好住好，毕竟她一人在外。台南人朴实，看到千金小姐带着菲佣来念研究所，已经觉得非常离谱了，没料到这小姐居然凶悍跋扈。

谁要看她头脸呢？连 meeting 都避着她。

不得不学得收敛，不得不学着陪笑脸。为了不让人侧目，连菲佣都叫回台北，什么都得做。这样才能将她的学业继续下去，果然台大的学历也只能看看而已。

这些委屈，看在恺轩的眼底，满是欣慰。

和邵晰从幼稚园就认识，两家世交，他这个从小去世了母亲的二姨太的小孩，托赖了祖母的照顾，才在白眼中脱身。邵晰从小好强，不但欺负他，同样也保护他。

打小儿一起长大，邵晰的好强，他清楚，邵晰的脆弱，他清楚。

但是社会不是这样简单。所以邵晰受些委屈是好的。让她靠在胸口，咕咕啾啾的抱怨和撒娇，觉得很幸福。

是的...我爱邵晰...也应该只爱她而已。

她除了我真心外，还有谁呢？至于我...除了邵晰没心眼的爱恋外...我也，我也...

没有人爱我。我也不会去爱谁。

送回邵晰，进了电梯。空无一人的封闭空间，鬼魅般的香气，窒息。

这熟悉的...刚清洗过头发的香气...这样纠缠着...像是甜美的梦魇。

不！

电梯门猛然开了。恺轩跌跌撞撞的冲出来。几乎是狂奔着奔进自己的电脑之前，打开。

必须把，长江一号写好。是的。防护必须滴水不漏。

他坐在电脑前，运指如飞。

下一代的长江一号，功能更完备，防护更周全。但是对于晚娘病毒独特的解毒画面，就这样取消掉了。

看完新的展示品之后，默默的，回到家里，蜷缩在藤圈椅上的皓华，紧紧抱着她的波斯猫，哭了。月光迳自默默。

刚录完人物杂志，皓华已经很累了。同样一起录影的恺轩，趴在桌子上。看着恺轩，两年的光阴这样匆匆的过去。不简单。

彦达过来，笑嘻嘻的递了两罐饮料，还有封着纸的吸管。他很明白，已开罐的饮料，皓华不喝，吸管没有包装封着，她不喝。

这条毒蛇和她一起工作，也两年了。彼此算计着对方，却也相安无事到现在。

这个时候，正是集英集团声势最盛大的时候。皓华领军的织文软体，哲平管理的织文铺，反而抢掉了集英原本的主力产品 - - 电脑的风采。

其他企业的二代通常碌碌平庸，但是集英的二代却年轻而干练。年纪最大的哲平也不过三十，更不必说纤丽明艳的张夫人，不过二十六七岁。

织文的平均年龄是二十五。

最让人讶异的，居然是独立出来，成立织文行销的彦达。他不仅仅将织文铺和织文软体的通路打开，连集英的所有行销案都参与建议和执行。

一反过去的浪荡无行，在行销的领域内，发挥他的长才。

皓华的眼光很正确。她明白，这个毒蛇般的彦达，虽然是个这样狼藉的人，但是他天生有种特别的，邪恶的魅力在。懂得钻小洞，走后门。皓华也知道，他用过些肮脏的手段推行销，她当作不知道。

“喂！江恺轩！你的兵单来了没？”他粗鲁的摇着恺轩，恺轩抬头瞪了他一眼。

是阿，恺轩就要当兵去了。没来由的，皓华像是突然踏空了一脚，心

悬一线似的。

“放心啦！你不用当兵了。”

两个人一起瞪着彦达。

“你的病历啦！”他丢了张纸出来。

看了一遍，迷惘。

“我没有气喘病。”恺轩说。

“现在你有了。我怎么可以放你这棵摇钱树去当兵？”

靠着那张伪造的病历，恺轩陪着织文，走进织文软体的第五年。

第一次，皓华居然对彦达有感激的感觉。

仗着彦达的行销和坐镇，皓华开始企划对着欧美市场进军的事情。她明白，这些年因为长江一号的防毒能力深受肯定，得乘着气势，趁胜追击。

到国外成立新公司，不是季常陪着她，就是恺轩。

季常若陪着她，常常会拉她出去吃点东西，带她到处走走，和恺轩出国，两个人闲暇时，宁可静静的待在室内。

这样的时光，皓华很珍惜，虽然恺轩不曾有看着她的时候。即使跟她交谈，总是称呼，“经理”。

就算是经理也罢了...

但是她听闻恺轩和邵晰的婚礼...她还是忍不住的，打了个寒颤。

就像有人剝掉了她的心脏，胸口空空的惶恐。

但是，越过了淑真，整个婚礼的各项事宜，皓华接了下来。

距离她来到张家的那场失败的宴会起，长长的七年，已经过去。

皓华也不复当初那个稚嫩的小女生，同样是福华，当初用鼻孔看她的经理，现在必恭必敬的送到门口，而她，不过去喝个下午茶而已。

她已经是张家名分和实际上的女主人。言出必行，手下人无敢不遵。

皓华仍然是淡淡的，笑笑的。

婚礼当天。冠盖云集。大厅堆着香槟塔，为了集英集团总裁，唯一的女儿，即将出嫁。

晶莹的水晶杯塔，在聚光灯的照耀下，炫目。

邵晰穿着绣着银线珍珠的新娘礼服，五个花童拉着她的裙裾，前面五个花童撒着纸花。

结婚进行曲当中，身穿雪白燕尾服的恺轩，略带羞涩的迎向邵晰。

相视而笑，在礼堂前，互相宣誓。

巨大的水晶灯下，什么都朦胧而闪烁，新人的身上打了层珍珠白，像是梦境一般。

坐在主婚人的位置，皓华一直都含着笑，震岳很兴奋，脸孔泛着红光。这是他第一次办儿女的婚事，感觉分外的欣慰。

当天，会场的气氛热烈。一切都是如此美好。刚刚进入台湾十大企业，光集英的子公司就占了五名，今年的年终奖金确定了五个月。身为集英人已经是种骄傲的象征。

这片欢欣的气势，刚好藉着织文软体的核心工程师和集团总裁千金的婚礼，好好的释放一下那种骄傲和快乐。

从头到尾，皓华都是笑着的。但是她和恺轩的目光，一次也没有交会。
曲终人散，终于让疲劳的新郎和新娘回到他们的家里，开始新的生活。
皓华不得休息，直到收拾完毕，一切底定之后，才歇下来。
夜极深。司机早已送震岳等回去了，末了她自己搭计程车。
回到家里，灰蒙蒙的台北天空，意外的有星光月色闪烁。
洗了澡，抱着波斯，蜷在藤圈椅里，长长的头发垂下来，让月光侵袭她全身。
像是吸收日月精华般。
更深露重。默默的坐着，直到东方既白，她才缓缓的落下泪。

28

第二天，皓华神情自若的出现在公司，像是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一样。
但是，原本沉寂下来的晚娘病毒，却发疯似的，专门挑织文软体保护的公司下手。
这些公司都串在 Internet 和 Intranet 上面，不但往来的传输资料大且多，加上进出的管道非常复杂，这成了晚娘病毒的温床。
虽然在大部分的时候，长江一号可以将晚娘病毒侦测后击杀，但是有些人疏忽，或是系统冲突，还是晚娘病毒无差点攻击得逞。
这让长江一号无有宁日，也让新婚旅行的江恺轩，匆匆的结束了婚假，回来公司努力着。
这让邵晰非常生气，跑到公司大闹了一场，而皓华只是含笑的看着。
恺轩一回来，晚娘病毒就开始束手无策。
这些年的努力下来，皓华开始觉得累。
织文软体渐渐不需要她的关心和规划，彦达拿她没有办法，但是这样提心吊胆的提防，让人身心俱疲。晚娘病毒总是会被破解，她也慢慢失去继续争斗下去的动力。
她坐不住，躲到母亲和妹妹的家里。
母亲自从和父亲离婚后，靠着一手的广告设计，在年近五十的年纪，另辟蹊径。她坚持不要皓华的赞助，自给自足的养活自己和妹妹。
她欣赏母亲的韧性，和自己的妹妹又相处融洽，她留在那里的时间渐渐长了，但是这给了别人说闲话的机会。
终于，震岳不甚愉快的告诉她，“我们张家的人，没天没夜的跑去娘家过夜，像话吗？”
她咬着下唇，第一次想反抗震岳。
但是，她只说，“好，我会注意的。”
回房使用网路上的芳邻，将震岳的资料全砍了个精光，连病毒都懒得用了。
看到雪白空无一物的 C 槽，她的心情，的确好了一点点。
中古欧洲，老百姓遇到贵族的欺压，什么是事情也不敢做，只敢暗暗的咀咒着，只敢暗暗的做人偶，当作是痛恨的那一个人。
她笑。原来我是女巫，怯懦的，怯懦的女巫。
神魂若失的皓华，看在彦达和哲平的眼中，感受各不相同。
哲平忙于织文铺和新购并的织文卫视，但是看见皓华像是失去了力气

般的低潮...

他送上织文铺所有跟猫有关的书，以及各式各样的猫录影带。

这份礼物让皓华的脸上出现了短暂的笑容。

而彦达，却怀着另样的肚肠。

当皓华在睡到一半，发现彦达居然能够从紧锁的房间摸到她的床上，冷汗几乎濡湿了她的枕头。

29

恐惧的皓华，被压在床上，彦达的力气大到在她雪白的手腕上，留下乌青的指痕。

“你现在走，我不会告诉任何人。”皓华颤抖着声音说。

“我现在不走，你也不敢告诉任何人。”黑暗中，他的笑声似豺狼，“看你失魂落魄，老头子太过火啦！想你青春年少，怎受得起这种折磨？放着你守这么多年的活寡...我不安慰安慰你怎行？”

一边说着，一边向着她上下其手。

皓华气得几乎晕过去，脑中灵光一现，“你怎么进得来？我锁了房门。”

他只是笑，恶心的口水沿着脖子舔舐着，皓华只想把他舔过的地方割下来。

“是淑真？”她的声音颤抖着，“是她给你备份钥匙？”

“聪明。”彦达称赞她，一只手在她的胸部挪移着，“我妈都同意了...今天我们就洞房了...”

皓华呼吸粗重了起来，不再挣扎，彦达吻她的乳房时，发出唔唔的声音。彦达心里暗喜，女人不都一样？什么三贞九烈，还不是一群骚婆娘？

“你握得我的手好痛...”就着小夜灯，看见她雪白的手腕上，乌黑的像是手镣，彦达松了手，急着想褪下皓华的衣服。

冷不防，冰凉的枪管抵着他的太阳穴，狠狠地抵着，在太阳穴上压出一圈。

“皓华...”他想夺下她的枪，没想到听到松开保险的声音。

她会用枪。

“别吓我了，枪里没子弹。”

冰冷的枪离开了一瞬间，然后回来时，滚烫的烙下一圈枪口。刚刚也只听到噗的一声，空气中充满了硝烟的气味。

换彦达剧烈的发抖。

“滚下我的床。”皓华的脸上爬满了泪。

彦达的脸上汗和泪交错着。

“皓华...”

“谁准你叫我的名字！”

“继母...继母...我该死！我该死！不...不要开枪...”

“你的确该死！”皓华从牙缝挤出这几句话，伸长了手臂，开枪。

差点被射中脚背的彦达跳了起来，夺门而出。

将枪擦乾净，丢在地板上，皓华这才喊叫了起来，“有小偷？来人阿？”

整个家因此骚动不安。

精神萎靡的皓华，乌青着两个手腕，眼睛红肿着，震岳虽然心疼，却

也怀疑小偷怎突破重重的保全网。

问她，一问摇头三不知，看似受了极大的惊吓。小偷留下了手枪，一追查，却茫然无线索。

为了这件事情，除了原有的保全系统和磁片锁外，每个房间内，加装了特别的摄影机。

如果受到非磁片的强行侵入，摄影机就会自动启动，拍摄下入侵者的身影。

彦达惶惑终日。原本他打着如意算盘，若是皓华被他占了，不好声张的她，只好乖乖的听彦达的，依靠着织文软体和织文行销，要和哲平相抗衡，就不是什么难事。

没料到，这该死的女人居然连睡梦都藏着枪，真是可恨到了极点。

但是事情闹到这么大，她却没意思声张，平常和他说话的态度，一点点走样也没有，可见皓华对他也不是没有意思。

他不禁有点得意。

母亲为了他处心积虑的想得到皓华，闹了很大的脾气，好几天都不理他。这个笨女人！

花了很多工夫哄母亲，淑真让他哄的破涕而笑，母子在床上拥吻了起来。

但是，那个非法入侵才会作用的摄影机，居然对着他们拍摄了起来。这些，淑真不知道，彦达不知道。

但是他们的高潮，却在稍晚的网路上，用 .avi 的格式，向着全世界发行。

发生怎样的喧闹，皓华不过问。她只是声明，义正严辞的谴责剪接的骇客和辟谣。

震岳气得简直发了高血压，将他们两个捆起来，打得奄奄一息，最后是季常听了风声，冒死来劝才住手。

当晚，淑真就上吊了，死时穿了一身的红。

至于淑真的自杀，她也只是远远的看，在丧礼上礼貌的拭了拭眼角。

彦达的反应却出乎别人的意料。

他发疯了。

这条别人眼中的毒蛇...却疯狂的爱着自己的母亲。淑真的死，摧毁了他所有柔软的情感，日日夜夜哀哭着，哀哭自己的母亲。

抱着波斯，蜷缩在藤圈椅，皓华心里却没有罪恶感。

“他们是应该如此的。我的孩子，连哭泣的机会都没有。”

是的，美丽的皓华，温厚的皓华，能干的皓华。但是人人都忽略了，皓华，是个典型的天蝎座女子。

她愉快的制作了新的病毒，就用淑真和彦达的脸和身体，不自然的扭曲，彦达从淑真的身体生长出来，但是淑真成了白骨一堆，彦达也就只能在地上爬。

浓雾席卷着萤幕，尖利的，巫婆似的笑声，高亢。

她的精神不振，终于过去。

为了发生这件丑闻，季常比以往更勤快的到张家报到，但是他上站的时间，就少得可怜了。

“季常。”皓华盯着他看，“你记得我答应你的誓约吗？”

“...我记得...淑真是咎由自取，你不可以碰震岳。”

“你若死了，誓约就此消灭。”皓华刚刚听到季常病情的冷汗，还在她的手心温热着。

季常低头，最近他瘦太离谱了，像是风吹就要倒。

“到底是什么病？”皓华轻轻的问。

“肝炎。”

“骗人！”

“那个字...不念‘捱’，要念‘言’。”

肝癌。皓华全身发冷。“去开刀。”她抓住季常的袖子。

他笑了，“可能就醒不过来了。”

“总比等死好。”

“好。”但是皓华知道，季常只是敷衍。她热泪盈眶。

所以，当她发现，玄玲只是为了季常没办法好她交代的事情，居然将整个手提袋砸在季常的脸上，她原本平息的恨意，缓缓的上升。

该死。你，玄玲，该死。

怨恨了这么长久，因为季常这条导火线，她激烈的报复回去。

当她将整袋的，玄玲和集英电脑销售主任的做爱照片，倒在玄玲面前时，皓华说，“你要我把这个拿给震岳看，还是你要自己走？”

玄玲的脸发青了。

“你的儿子邵容，当了记者去了，不在你的身边。你的女儿邵晰，又已经出嫁了。没有牵绊的...可以走了。我不会对你的儿女下手。”

五颜六色的照片，肢体交缠着。在她眼中，起了一片朦胧。

“我想，你最好赶紧离开，在张先生看到这些照片之前。”皓华笑笑的，脸上艳光激。

但是看在玄玲的眼底，却如夜叉罗刹般的恐怖。

“你...你...”就要离开她蜗居了几十年的张家，无比的惶恐猛烈的袭上心头，看着这个浅笑着的可恨女人，她喊叫着，“我诅咒你！我诅咒你不得好死！我诅咒你绝子绝孙！我诅咒你！我诅咒你！？”

本来要走出去的皓华，停下了脚步，转过头来，容貌笼着严霜，美丽的脸，看起来异样的恐怖，“如果诅咒会成真，张家已经死得一个都不剩了。从我嫁进来那一天起，我天天怎样诅咒着你们，你们不会知道。”

她走近玄玲，“你对我怎样，你自己，最清楚。你们对我怎样，你也非常的清楚。”皓华笑得非常的美丽，像是有毒的罂粟，“你会想到这一天吗？淑真会想到这一天吗？不，你们没有想过。”

冷冷的，看着玄玲，嘴角的笑隐没的几乎看不见。

第二天，震岳的吼叫声几乎掀了屋顶，在房间里看着书的皓华，搂着波斯，埋在猫咪柔软的毛里，媚然的笑。

一切都，慢慢的崩坏。

终

一切都，慢慢的崩坏。

她还是去看季常。自从开刀之后，季常没有清醒过。但是皓华还是每天去看他。好几次医生要拔掉他的呼吸器，皓华几乎和他冲突了起来。

“谁说季常可以死？季常不准死！”

季常...为了你心爱的男人，你不能死。如果你死了...如果你死了...

皓华将脸偎在他枯瘦的手上，眼泪蜿蜒。

长长的十年过去了，她曾经恨过季常，诅咒过他。但是在这种敌意的环境中，只有他，像是亲人一样，默默的支撑着她。即使她对着季常决裂，他还是默默的，在她看不见的角落，替她扫除挡在前面的阻碍。

为什么...她报复了每一个人，就独独跳过震岳？除了震岳是自己的选择外，而是...

那是季常爱的人。

季常...像是亲人一样的季常...不要死，不准你死。

终于，季常醒了过来。夏天就要过去，窗外的叶色正深。

“皓华。”几乎砸了花瓶，抛下手里的花，“季常！”

他已经瘦了许多，居然清醒了过来，医生认为这是奇迹。

不理睬纷扰的来往医护，他端详着皓华，心里浮现着那个夏日里，看见的温柔少女，初绽芙蓉。

她微微一笑，像是美丽清秀的天使降临，看不见的羽翼，幻化成夏日里金色的微尘，环绕着那个美丽的少女。

是我毁了她。是我爱的人用“爱”这种名义毁了她。

如今...从头到尾，她浸渍透了仇恨和悲愁。原本的芙蓉，变成今天的曼陀萝。

他想起自己的妹妹，受不了压力的她，用毒品和酒麻醉自己。季常无法爱女人，但是他介意心疼的两个女人，都痛苦不堪。

他爱震岳，但是为他毁了两个女人。两个他心里的女人。

“去吧。”季常说，眼泪缓缓的落下来。

“季常...我能去哪里？”皓华无助的哭着，因为她看见季常的脸色渐渐昏暗，心里预感着痛苦的分离就在眼前。

“做你想做的事情。做你唯一想做的事情。我们的誓约...只到了我的生命毁灭的那一刻吧？那就...”

“不要...”

“去吧...我真的...不是爱上你...但是我...我也真的爱你...”语言...为什么这么不真确？为什么不能表达我的情感于万一？季常焦急起来，却也渐渐昏沈入黑暗。

“我懂得！我懂...我也不是爱上季常...但是我爱季常...真的真的...季常对我很重要！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...非常非常...”

季常含笑而逝。留下恸哭的皓华。

大家都要走了吗？

她比以前更积极的替母亲奔走移民的事情。临上飞机那天，为了季常耗尽的眼泪，流不下来。

“别为我们担心。但是皓华...你...”

“也别为我担心。”

但是达达却抱紧皓华，哭得似泪人儿。皓华这才哭了起来。

再见。妹妹...希望你的将来...无须遇到我的坎坷...希望我为你铺下的道路...能够让你顺利微笑的走下去。

妹妹...孩子。

她哀哀的哭着。

一切都是镜花水月，人人都会离开。

“不...我不会走。”汶莱这么说着。

“不，你会走。这两年研究所念完了，你也会走。”对着萤幕，皓华已经无泪了。

“不！我永远也不要长大！我要当永远的十四岁！永远是皓华网路上的少年汶莱？”

这话催红了她的眼眶。

“傻孩子...”

“我是傻...但是我...我永远不会离开！除非死亡...我会在 flower 的身边...会的，会的。相信我...”

我可以相信，可以相信吗？皓华微微的，苦涩的笑了起来。

真的，我只能相信汶莱而已。

她开始收拾身边的东西，报复？不，她没打算向季常到死都爱的人下手。虽然说，季常躺下的时候，震岳只烦恼哪里找人替代外，一点点也没想到这个爱他一生的男子。

震岳...真的一点点也不知道，季常爱着他？想到他对自己的委屈视若无睹，皓华对自己笑笑。

震岳的心里，只想着自己，别人的情感，跟他没关系。

但是...好了吧？够了吧？

直到季常的律师，将季常的保险箱钥匙交到她手上，她才重新点燃，心里积压的，炽热的怨恨。

季常自己所有的财产，都留给了皓华。几乎变卖掉所有的不动产，只剩下一栋孤悬在台东的小别墅，其他的都换成了不记名的股票。

即使是要死了，心里到底还是悬着她。皓华心里空空的。一想到从此再也看不到季常带着愁容的温柔面孔，心里难受的简直要发狂。

除此之外，还有一个洁白的大信封。

打开来，是份简单的报告书。日期就是十年前的夏天，那个毁灭她安稳生活的夏天。这个时候，她才知道，即使资金运作行险的旭永，怎会无预警的被所有的银行封杀了运作的血脉。

静静的，她一屈膝，跪坐在银行寂静的保险箱当中。四周悄悄的，没有一丝声响。

为了得到我？就为了得到我？就为了这个可咀咒的美貌？所以...

所以...可以无所不用其极的...毁灭一个公司和家庭？和我的一生？

为了这种荒谬的理由...随便的将我抓了来，关在坚固的黄金笼子，然后说，跳舞，为我跳；唱歌，为我唱。

她闭上眼睛，好让昏眩的感觉消逝。靠着墙角，她哭，然后开始笑。

但是别人却一点点也没看出来她的心思。第二天，原本为了季常的死，以及母亲妹妹远行颓丧的皓华，完全的摆脱了忧伤，精力充沛的出现在织文软体，甚至提出了织文即将跨出防毒的领域，走向政府标案的 I C 卡软体，并且宣布，将并购原本在这个标案上有研究的方研资讯。

这个决定，热烈的展开来。国民 I C 卡，决定从旧版的架构彻底的改写，将整合身分证、信用卡、金融卡，以及健保和劳保的加退保事宜。

这么重大的改革，若是系统本身没有强大的防火墙，一个高明的骇客或病毒，就足以引起比千禧年严重千倍的灾难了。因此，颇负盛望的织文软体，防毒和防火墙强大的功力，就成了标案里脱颖而出的黑马。

得到这个案子，震岳开了香槟庆祝。当震岳夸奖皓华时，皓华只是淡淡的一笑。

为了这个案子戮力，解决方研的财务危机后，工作进行的很顺利。终于如期的在西元二千零八年的九月初发表。并预计在西元二千零九年的元旦发表。

顺利的，完成了国民卡的发放，当然，集英集团的股票，又水涨船高。

集英股票再破新高的当晚，沉寂已久的晚娘病毒，又攻击了织文软体。也如同往常般，几个小时内被清除了。

没有道理。皓华重新审视的一次，还是不了解失败的原因。我的病毒，完美无缺。

但是为什么，长江一号会得侦破？

他怎能知道我的病毒码？即使不知道，几个小时就能破解，这是为什么？

不懂。

“经理...资讯月人手不够，我们去帮忙搬东西，可以请你听个电话吗？”

皓华回神过来，对着广播的喇叭说，“好的，小心...”

捏捏鼻梁，她拿起杯子，准备自己去倒咖啡，看见了走得匆忙的恺轩，没把电脑关上。

窗外天色已暗沈，萤幕上的程式，发着亮，倒映在玻璃窗上。

她心里觉得不对，回头看窗上的写到一半的程式。

就像巫女写的字一样，一律颠倒的映在窗户，但是这段程式她想了很久很久，所以才能吸引她的注意力。

悄悄的走进恺轩的房间，看着来不及关机，浮现的，整萤幕的的程式。原来...原来这就是长江一号的秘密。

那一霎那间，她崩落了最后的信赖。

黑漆漆的房间，映得天花板的绘画如星空。人工的星空，如许灿烂。

这一刻的光景，似曾相识。但那是许久许久以前的事情，已经模糊的想不起来是幻是梦。

她起身，颈子发出轻轻的，卡卡的声音。

怔怔的望着虚伪的星空发呆。在这星空下，应该跳舞。

生疏的，她照着多年前的记忆，跳着芭蕾。

旋转，滑走，优雅的摆出最美的姿势。轻轻哼着天鹅湖。橡木木板上，有着她轻灵顿足的声音，还有跳跃和行走。

月光下，伸展着她优雅的腰肢，朦朦胧胧。

她已经跳不出那种纯熟细致。许多章节忘了，许多舞步忘了，但是她跳得自在。

重生的，天鹅湖。

一个月后，最后一只晚娘病毒，引爆。

寄生在长江一号的程式内，在同一天，所有使用长江一号的使用者，发现他们的电脑被晚娘病毒吞噬了。

不管是新版还是升级板，不管是否进过织文软体的网页更新过病毒码，全面性的，引爆。

不仅仅瘫痪了台湾的整个行政和国防的系统，同样的，也瘫痪了对岸的所有系统。

这股恐怖的病毒风潮，顺着长江一号的使用网，顺的光纤和卫星传输，延烧瘫痪了大半个世界。

站在织文软体的经理室内，凝视着星空，想像这多少人因为这场风暴而悲惨的哀叫，和萤幕里灿烂的发作画面，闭上眼睛，在黑暗的眼皮中，爆着微血管和细胞间的烟火。紧紧的抱住自己。

这感觉像是昏迷一般，这感觉简直像电击，身和心都无比的自由舒畅。

终于破解了。

她没有等电梯，缓缓的走进太平门，在十三和十二楼之间，她遇到了恺轩。

“等我？恺轩？还是...我该叫你...汶莱？”

恺轩的脸色没有改变，只是温秀的脸出现了一丝苦涩的笑容。“你...还是发现了。”

“所以...你总是可以侦测到我写的病毒。”

“我...”

“我知道，你不是有心骗我的。你的网路年龄...其实一直都是十四岁，对吗？你...希望当永远的彼得潘...这不是说谎，对吧？”她的表情柔软下来，“我没有怪你...真的...”

他第一次，无所畏惧的注视着她，也许晚娘病毒毁了所有的一切，但是也摧毁了他心里的挣扎。

“现在...”他微笑的朝天一划，“半个世界为了你的病毒疲于奔波，集英集团也将颓圮，这样的结果，能够让你快乐点吗？你成功的摧毁了所有的防护。经理...皓华？”

她微笑，令人心荡神驰的微笑，发自内心欢欣的微笑，虽然淡得几乎看不到。

“不，还有层防护，我还没破解。”皓华轻轻的将手臂缠在恺轩的颈子上，吻了他。

她的体温比常人还低。夏夜里带着如羊脂白玉的沁凉。

恍如身体的重量被抽离一般。在刚洗过头发的香味下，沁凉的手臂和雪片般的窗间月影，淡淡的，刚清洗过一切的气味，和柔软的唇压着的震动。发香，月影，女体的曲线和沁凉。

原来是...她发间的原是玫瑰花香。

松开了他，回眸一笑，缓缓的离去，成功的破解了最后一道最顽强坚固的防毒。

长江一号，终究沦陷。

完成最后使命的晚娘病毒，也就此消失了踪影，不复出现。

终于结束了。这两个月，简直像恶梦一般。但是恺轩还是将所有的病毒清除乾淨，写好了新的防毒程式，虽然说，长江一号的防毒信赖度已经破产。但他还是善尽自己的义务的，将所有灾难，降到最低。

盛怒的震岳将他开除了。这反而让恺轩松了口气。反正，没有了皓华，织文也就不值得留恋。

但是邵晰居然主动又哭又闹的跟他离婚，奔回父亲的身边，让他觉得有些讶异。

也许这些年来，他一直以为的没心眼的邵晰，不如他想像中的耿直和无邪。邵容已经跑到战地当记者去了，哲平对于出版和媒体比较有兴趣，彦达发疯，皓华不知所踪，正好身边没有人的时候。就会是邵晰的机会。

也好。这样他才能没有牵挂的，出发去做他这两个月来，一直想做的事情。

他想起自己写过的文案：“不管你在何处，我都能侦测到你。晚娘病毒，只有长江一号能寻找。”

我要去找寻你，不管你在哪里。

心神溃散了一下，顾客呼唤了几声，她才回过神来。

“大夫。”她笑了，端了杯替她整型的大夫，最喜欢的拿铁。

“好好的一张脸，现在真的变成这样...”他咕咕啾啾起来，皓华对他笑了起来。

在她对面黝黑的落地窗，可以看见自己的脸。

那是张，平庸无奇的脸，可以走在路上，不被注意的脸。不再有人用无礼的瞠目和涎着脸的贪婪，焚烧着她的不安和恐惧。

“每次看到那样的美女，被我弄成这样...我乾脆去死算了...有亏整型大夫的坚持...”大夫继续发着牢骚。

呵。我感激你，大夫。

对着倒影，微笑。

将来想爱我的人，不再因为我那惹灾祸的美貌，而是我，就只是我。

她安然的在台东的小咖啡厅里，煮着她的咖啡，摇椅上坐着她的波斯，只是皮毛变成黑色。

叮咚一声，满面疲倦的旅人，走进来。

打过照面，两个人心底有点异样。

喝了他要的矿泉水，准备再出发。但是要出门前，恺轩迟疑了一下。

那眼睛...

皓华没有抬头，回身去放CD。天鹅湖的音乐，缓缓的在店里流动。

那眼睛...

没有看着他的迟疑，不再是晚娘的皓华，静静的对自己微笑了起来。

